

書全科百界世學中

編九第 集一第

選類學文代現

版出局書界世



現代文學類選

引言

我們在這一本書中，可以認識現代的文學作品了。趁現在快要欣賞那些文藝的以前，待我先來說明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爲什麼要讀文學？那文學的性質，很難形容。說牠好比鮮花罷，牠沒有艷麗的顏色，芬芳的香氣；但是人類的喜歡文學，却往往勝過鮮花。說牠好比美酒罷，牠沒有琥珀一般的鮮明，甘露一般的濃郁；但是文學的陶醉人類，却往往勝過美酒。文學真是安慰人類的至寶。牠能變做樂園裏的鮮花，使人看了發生快意；也能變做憂愁時的美酒，使人飲了忘掉煩惱。多讀了文學，可以改變自己的人格。譬如我們讀了一篇描寫英雄的文学作品，自會發生崇拜的感情，因崇拜而時時模倣，因模倣而漸漸養成英雄的心性。所以我們應當知道文學可以激發人的情感，涵養人的心性。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爲什麼先要

讀現代的文學？原來文學就是時代的呼聲。時代的情形怎樣，文學便發出怎樣的聲音。黃金時代的文學，是快樂的歡呼；黑暗時代的文學，是悲慘的哀號。現代的文學，大抵描寫的是最近的社會狀況，和人情變幻，讀了不會隔膜，能夠曉得最近的人情，做涉世的借鏡。這本書中的許多作品，都是二十世紀文學家的心血啊！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怎樣去欣賞文學？在讀一篇文學的以前，須先略知作者的性情是怎樣的，作者的境遇是怎樣的，作者所處的時代是怎樣的。弄明白了這幾點，方可不誤會作者苦心經營的意思，方可體會出文中的妙處。這一本書中，在各篇的前面，都有作者和作品的簡單說明，我們不可忽略過的。現代的文學，共分五類：第一類是現代的小說，第二類是現代的童話，第三類是現代的戲劇，第四類是現代的詩歌，第五類是現代的散文。我們來按次的欣賞罷！

現代文學類選目錄

引言

一 現代的小說……………一

一 郵政長太戈爾……………一

附圖（泰戈爾像）

二 百愁門吉百齡……………一三

三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託爾斯泰……………二一

附圖（託爾斯泰像）

四 象豹人的一個故事 賈克倫敦……………二九

五 穿白衣的人 法郎西……………三九

11743

附圖（法郎西魯）

六 一生 | 葉紹鈞 五一

二 現代的童話 五九

一 世界的火災 | 愛羅先珂 五九

附圖（愛羅先珂像）

二 三問題 | 託爾斯泰 七三

三 眼淚 | 葉紹鈞 八一

四 懶惰老人的來世 | 小川未明 九三

三 現代的戲劇 九九

一 美尼 | 賓斯奇 九九

附圖（賓斯奇像）

二 爸爸和媽媽 | 巴儂斯 一一五

三 一日裏的一休和尙 | 武者小路實篤 一二七

附圖 (武者小路實篤像)

四 棠棣之花 | 郭沫若 一四七

四 現代的詩歌 一五七

一 樂觀 | 胡適 一五七

附圖 (胡適像)

二 登臨 | 郭沫若 一六三

三 惡郵差 | 太戈爾 一七一

四 今王 | 柯諾普尼斯卡 一七三

五 睡着的姊妹 | 赫騰斯頓 一七七

六 坑中做的工人 | 白魯支 一八三

五 現代的散文 一八九

一 英雄與時勢 | 梁啓超 一八九

附圖 (梁啓超像)

二 歐洲十一國遊記序 | 康有爲 一九三

三 孟孝子傳 | 林紓 一九九

附圖 (林紓像)

四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 蔡元培 二〇三

附圖 (蔡元培像)

五 上下古今談序 | 吳敬恆 二〇七

附圖 (吳敬恆像)

六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 章炳麟 二一一

七 新生活 | 胡適 二一五

八 訪日本新村記 | 周作人 二一九

現代文學類選

一 現代的小說

(一) 郵政長

作者

印度現代的大作家太戈爾，(Rabindira Nath Tagore)是一八六一



太 戈 爾

年五月六日生的。他的家鄉在彭加爾，世代是印度的望族。從小就受了家庭中文學和藝術的薰染，因此他的偉大的文才，能夠充分的發育滋長。他最喜歡和自然界接近，那恆河的風光，和喜馬拉雅山的景色，是他最親愛的伴侶。他雖是望族，却時常參加在工人

太戈爾



(商)

農民的隊伍中，表現他對於平民的好感。所以他的作品，無論是詩歌，是戲曲，是小說，都充滿着自然的讚美，和被壓迫者的同情。他從十四歲起，便開始文學的工作，無怪到現在著作等身，被人稱做印度的詩聖了。民國十三年，他曾到中國演講和遊歷，很得民衆的歡迎。

作品

本篇是王靖譯的。篇中描寫少女拉且對於郵政長所發出的天真情愛，很悽婉動人。他們倆臨別時，郵政長給拉且許多錢，她非但不受，反飛奔而去。此後她天天眼淚洗面，在郵政局旁邊徘徊不忍去，希望郵政長再來，這是何等的可憐！在篇末的幾節，無異是一首悲歌咧！

* * * * *

這一位郵政長第一次行使他的職務，是在烏拉發鄉村。這鄉村雖小，鄰近倒有一個藍靛製造廠，廠中管理人是英國人，他爲交通便利起見，設立一個郵政局。

這位郵政長是卡爾卡塔地方的人。他覺得在這寂寞的小村落裏，如同一個活潑

潑地的魚失去清水一般。他的辦公室和住屋，是在一個黝黑的茅茨築的草舍裏。離草舍不遠，有一個水色蔚藍，形如長方式的池塘，四面都被極葱鬱的樹木環繞着。

藍瓷製造廠的工人，整天忙着做工，沒有一刻空閒的時候；并且這一般人交際上和他人也是落落難合。這郵政長的性質也很寡交，對着生人總露出傲慢和怠惰的神態。因此這位郵政長一天沒有很多事做，處境更覺寂寞，不能自聊。

有時他提起筆來做一兩首小詩解悶。那樹葉的波動，和天空的雲影，都能夠使靜中生活充滿着樂趣。——這就是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感情，他要想把這感情表現出來。但是上帝曉得這孤寂的人，必以為若使像天方夜談裏所說的神仙，在一夜之中，能夠把這些樹木枝葉，和種種天然的東西掃除；變成碎石鋪成的街道，兩旁建築極高的房屋，使天空雲影都遮住，才算是有新生活的好處。

郵政長的薪水是很菲薄。他所以往往自己燒飯。和他同住的一個孤露的女兒名

叫拉旦的，也常常幫助他，並代他做些瑣屑的事務。

到了晚上，暮靄籠空，那一縷蠅的火烟，漸漸的由牛棚裏升上來了。蟬螭之類，匿在陰森樹林裏，沙沙的鳴個不住。那一船回教僧徒，也聚集在他們每日所禱告的地方，發出一種尖銳的歌聲。那時如有詩人凝視着那竹叢裏的綠葉上下浮動，他必定覺得這形狀極像鬼物俯首作折腰的樣子。每當這個時候，郵政長必點亮他的小燈喊道：「拉旦！」

拉旦往往坐在門外，聽候他的呼喚。伊未走進來之先，必答道：「是你喊我麼？先生！」

那郵政長也必定接着問道：「你在做什麼事？」

伊便答道：「我正要到廚下去燒火。」

郵政長便道：「噲！廚下的火等一會兒燒罷，先把我的吸烟管點着！」

由是拉旦就走進來，兩頰漲着氣，盡力吹那木炭的火去燃燒烟草。當這個時候

，郵政長有談話的機會了。他或者開場道：「拉且！你記得你的母親麼？」這是很豐富的談話題目。拉且一半是記得，一半是模糊的。伊的父親愛伊，比母親更爲濃厚一些，所以伊很清楚的記得他。他每天晚上做完工，就回到家裏。有一兩夜的事情，伊記憶得格外明瞭。像影片一般。當伊想念前事時，伊往往在郵政長腳邊蹣跚着，伊心裏回想伊的小兄弟——怎樣在風和日美的時候，和伊一塊兒在池塘邊，用樹枝假做魚竿釣魚作樂。這些微小的影事，奔湧到伊的心坎裏，反把正當的事情忘記了。伊和郵政長談話，往往談到很晚，郵政長也時常覺得很懶再去燒夜飯。拉且知道天晚了，必定忽忽忙忙奔入廚下，燒好了火，把未發酵的麵包烤熟，再加以早晨所剩下來的冷菜肴，也能夠當敷衍他們的一餐夜飯。

有時天晚時，他一個人靜悄悄的坐在這大而且空的草舍裏寫字檯上，回想他的家庭，他的母親和姊妹。他嘗着這別離的滋味，心裏覺得愁悶不開，——這種種的記憶，常常在腦海中來往着。但他不能和藍澀製造廠裏的工人談說，只很自然的在

這幼少的女兒面前，把家裏諸人的名字念誦出來，好像拉旦是他家裏的奴僕，都認識這些人一般。其實在伊心裏，不過如繪圖一樣，留着個影子罷了。

有一天當午，雨剛剛停住，一陣陣涼爽的微風吹着，在熱烈陽光下面的溼草和樹葉，都吐出一種氣味。下午，鳥聲啾啾的在自然界中叫個不歇。

這位郵政長閒着沒事做，那被雨洗滌的樹葉，映着太陽閃閃發光。天空中還留着零碎的雲片，這些景物都很可觀。郵政長看看風景，心裏兀是想道：「唉！若使有一兩個氣味相投的人近在我身旁——只要一個親愛的人，和我一塊兒，心裏就覺得安慰咧！」他又想那鳥聲所以嚶嚶的求友，和樹葉蕭蕭的發出清響，或者也是要表出這一種同樣的感情。但是沒有一個人曉得或相信，這一種觀念在薄俸的郵政長休閒時候，會走入他深沉寧靜的心頭裏去。

郵政長嘆了一口氣，就喊道：「拉旦！拉旦那時正在加哇樹下閒行，吃着未成熟的樹菓。伊聽見了主人的呼聲，喘吁吁的走進來道：「是你呼我麼？達達！」

（達達是印度語兄長之意。）郵政長道：「我想教你念書。」從此每逢下午休閒時間，他教拉旦念英文字母了。

沒有許久，拉旦居然懂得雙子音（Double Consonants）了。

這一季雨水很充足，兩腳尙如軸的一般下個不休。各處河溝湫壑，都充滿着雨水，四向洋溢。日夜所聽的，只有淅淅瀝瀝的雨聲，和田裏關關的蛙聲。鄉村的路，被水淹沒不通，市中人都浮筏上做買賣。

有一天，陰雲密佈的早晨，拉旦坐在門外聽候伊主人的呼喚。聽了許久，沒有聲息。伊掩了書本，悄悄的躡足走入屋裏來。伊瞧見郵政長伸着四肢躺在草蓆上面。伊以爲他還是睡覺，放輕步履剛要退出，忽聽得呼伊的聲音——「拉旦！」伊立刻轉過來問道：「你剛才才是睡着麼，達達？」郵政長低弱苦楚的道：「我病了。試按我的額，發了熱沒有？」

在這寂寞之鄉，愁悶的風雨又蕭蕭不歇，他的病軀，自然必須一個細膩溫貼的

人在身旁伺候。他記起按在額上那纖手的溫柔，耳中似尚聽得腕劍低微的聲響，使他設想到婦女的柔情，無異他的母親姊妹都近在床榻。雖然他臥病在風雨聲裏，也不十分冷落。拉且現在不是一個小女兒了。伊這時完全負看護的責任。請了一位鄉村醫生來診治，按時把丸藥給病人服下，徹宵坐在他枕旁，仔細慰問。一面又代他煮粥糜，時時走至床前問道：「你覺得舒服一點嗎？達達！」

郵政長病愈體弱，過了許久，才能夠離開床榻。他很堅決的道：「我應該轉到別的地方去。」由是他寫了一封公函，寄到卡爾卡塔郵政總局，略謂水土不服，身體不和，要求轉調。

拉且既卸去看護的責任，伊仍舊坐在門外。但伊從此竟不聽見舊時主人的呼喚的老調了。伊時時向門內偷看，只見郵政長坐在椅上，或臥着草蓆，雙目沉沉的凝視空氣發呆。這時拉且只等他主人的呼喚，郵政長却只盼望總局的回信，准他的要求。拉且更溫習舊課，反覆不輟，——伊深恐被主人一時考問答不出來。過了一星

期，有一天晚上，郵政長又呼喚伊了。拉且滿心充着欣慰，走進屋子裏，——「是你呼我麼？達達！」

郵政長道：「明天我要離開此地了，拉且！」

「到什麼地方去呢，達達？」

「我回家裏去。」

「幾時可以回來？」

「我不想再來了。」

拉且不問別話。郵政長又把他問總局請求轉調不准，只好辭職回到家裏去的情形，一一告訴拉且。

他們默默無語了很久。燈光慘綠，如蒙霧氣一般。草舍一隅，雨水由滲漏處瀝瀝的滴到瓦缶裏，聲音清晰入耳。

過了一會兒，拉且站起來，走入厨下豫備晚飯；但伊燒飯沒有往日那樣敏捷。

許多新的思想，一時奔湧到伊的腦海裏。郵政長吃過夜飯後，拉且忽問他道：「達達，你肯不肯帶我到你家裏去？」

郵政長笑道：「好一個念頭！」但他不會想到這句話容易引起誤解，應當對那女孩兒說清楚的。

這一夜，拉且無論在醒時或夢中，耳畔竟好像都盪漾着郵政長的含笑的答案——「好一個念頭！」

第二天早晨，郵政長下了床，見洗澡的水已豫備好了。原來他守着卡爾卡塔洗澡的習慣，汲水在桶裏舉行，不像那鄉村人的往往在河邊入浴的。不曉得爲什麼緣故，拉且也不問郵政長今天什麼時候要別去。太陽一出，伊就起來，走到河邊汲水，以備主人的需要。郵政長洗好以後就喊「拉且。」伊毫無聲響的走進來，雙目沉沉的注視着郵政長，聽候命令。郵政長道：「拉且，我去後，你不必牽掛着我；我可以分付補缺的人，請他好好看待你的。」這幾句話，自然是很仁愛的。但女子的

心緒，像江風入雲，不可捉摸咧！

拉旦往日挨了主人好幾次罵，從不怨懟，但今天聽了這幾句很仁愛的話，伊頓時覺得如刀刺心，忍耐不得了。伊突然哭道：「不，不，你不必向他人替我說好話；我也不願意再居住在這裏了。」

郵政長聽說，怔了一怔，他從前沒有見過拉旦有這樣的狀態。

新郵政長來了，郵政長就將各種事件交卸清楚，豫備動身。臨行之時，他喊拉旦到面前，說道：「這裏有一點東西是留給你的；我希望這些微的東西，可以幫助你的衣食。」他由衣袋裏拿出他這一個月全分的薪水，只剩了一小部分，留做路上的旅費。拉旦投身於地哭道：「唉，達達，我希望你不要給我什麼東西，也不必替我憂慮。」伊說完，如飛的奔去，不見踪影了。

郵政長重重的歎了一口氣，提起毡的包袱，把雨傘放在肩上，後頭有一個人，負着雜色的木箱跟着，他慢慢的走到船旁。

他登入船裏，立刻就解纜而行。這時因雨水充足，河水暴漲，那起伏的波浪，好像眼淚由地中湧出一般；那瀟泊的水聲，聽來又如嘆息。郵政長此時覺得有一種隱痛存在心坎裏。

他閉了眼睛，瞧見那鄉村孤女憂愁的臉容，這臉容好像表現地球上一種不可言狀，極深切的苦惱。他這時裏想再回去，攜帶這冷落無告的孤女同行；但江風忽然漲滿了帆布，波浪衝動着船身，那一葉扁舟，已駛入江心急湍之中，回顧鄉村房舍，已漸漸模糊，只剩一絲痕影，細如青髮。

郵政長無可奈何，只好以哲理自慰，以爲宇宙間悲歡離合本是無常，我們寄身其間，直如滄海一粟，不必作無謂的傷心。——如果死別，那更無會晤之期了。

但是拉旦並沒有哲學的思想。伊淚痕蓋面，每日都在郵政局旁徘徊不忍去。伊一寸芳心裏，還有一部分未冷，尚殷殷的盼望伊達達或者有更來的時候。伊有這種的希望，所以還是活着。唉！這是人類的癡心啊！

(二) 百愁門

吉百齡

作者

本篇的作者吉百齡，(Rudyard Kipling) 是英國現在的文學鉅子。生在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著作的小說很多，又是一個詩人咧。

作品

這一篇是胡適譯的，曾刊入譯者的短篇小說集中。在本篇的前面，譯者曾有一段小引如左：

此篇寫一嗜鴉片之印度人，其佳處在於描畫昏惰二字。讀者須細味其混沌含糊之神情，與其衰頹不振之氣象。吾國中鴉片之毒深且久矣！今幸有斬除之際會，讀此西方文豪之煙鬼寫生，當亦啞然而笑，瞿然自失乎。篇中寫烟館主人老馮叔姪窮形盡致矣。而一褻一貶，盛衰之變，感慨無限。始知地獄中亦有高下之別，不獨諸天有層次也。

※

※

※

※

※

※

※

※

此篇非吾所作也。吾友米計達未死之前六月，於曉月已落初陽未升之際，隨余所詢，歷歷言之。而余就其口授之辭，筆之於書焉。

米計達之言曰：「百愁門」在銅匠街與烟棹市之間，去華齊可汗之祠約三百尺耳。吾雖明言其所在，然吾知公等即洞知此間市肆，亦必不能尋至此門。君等雖身在街內經過百回，亦不知此門果在何所。吾輩名此街曰烏烟街。其土人所名，自與此異，余不復省記矣。街隘甚，騾背載貨，即不能過。百愁門非門也，乃一屋之名。五年前，華人老馮僦居是屋。老馮營業製履，居加爾各達（印度都城。）人言一夕老馮大醉，手斃其婦，遂戒酒而吃鴉片。後北徙，設烟館於是。公等須知此乃上等烟館，非復尋常之醜齷烟榻可比。老馮工於營業，在華人中為好潔者。其人眇一目，長約五尺，兩手之中指皆被截去。（譯者按此蓋謂老馮曾羅刑罰也。）

然吾生平未見能燒烟打泡如老馮之工者。老馮雖嗜烟，而殊不為烟所迷，日夜吸烟而小心如故。吾居此門中凡五年，吾烟量殊不遜於他人，然自視終不如老馮之

謹慎。老馮嗜烟而慎於錢財，此則吾所不解矣。吾聞老馮生時，積財甚富，今皆歸其姪。老馮之樞，亦已遂歸支那待葬矣。

百愁門中之上房，爲館中上客所集。老馮經營此室，靜適無匹。室之一隅，爲財神座，神像醜陋，幾如老馮。神前焚香，日夜不絕。然吾輩烟霧濃時，殊不聞香氣。而神座爲老馮之棺，老馮生時，經營此棺，不遺餘力，每有生客至，輒指以誇示之。棺用黑漆，上有朱書金字。老馮告我，此棺來自中國云。每余早來，老馮輒爲余布席於棺前，以其幽靜，又面窗，時有涼風自衙入故也。室中諸席之外，別無陳設，獨黑漆之棺，與彼老財神耳。

老馮未嘗語人何故名其肆曰「百愁之門。」在加爾各達之華人，多喜用吉利之字。其用此種逆耳之字者，吾惟見老馮一人耳。吾輩久之，亦稍稍悟老馮命名之意。蓋天下之物，無如鴉片中人之深者。白種人當之尤甚。黃種人似有天賦異稟，殊能禦烟毒，白人黑人則不然。雖聞亦有能不爲烟所毒者，其人初吸烟時，都能酣睡

如恆人，晨興操業，一如平日。余初吸鴉片時，正如此輩。然余操之已五年，今大非昔比矣。余有一姑居亞葛拉。死時遺產歸余，余每月得六十羅比。（幣名。）六十羅比爲數甚淺，當吾在加爾各達經理伐木時，吾每月所入，乃在三百以上。然此已成往迹，及今思之，如隔百年。吾不能久於所業，鴉片之力乃不容吾更治他事。吾之中烟毒未必甚於他人。然吾今雖刀鋸在頸，亦不能作一日之工矣。其實六十羅比，適敷吾用。老馮生時，每爲余取錢，自留其半，而以其半爲余日用，余所食甚微也。吾在此門中自由無匹，欲吸烟則吸烟，欲睡則睡，故余殊不屑與老馮計較。吾明知老馮賺利甚鉅，然此何與吾事？實則天下何事足關吾心者？況此六十羅比，每月源源而來，不虞乏絕乎。

百愁門初創時，凡有十客。吾之外有兩巴布，來自阿那古里，財盡而去。一爲老馮之姪。一爲商媪，頗有所蓄。一爲英人，其名則余忘之矣。此人吸烟無算，而未付一錢。人言此君在加爾各達作律師時，曾救老馮之命。老馮感恩，不受其值云。

·一人來自馬德拉，與余爲同鄉。一爲半級婦人。餘二人來自北方，非波斯人。卽阿富汗人耳。此十人者，今惟五人存，皆日日來此。其兩巴布今不知所終。商媪入此門六月而死，人言老馮藏其首飾及鼻上金鑲，不知確否。其英人既吸烟，又縱酒，久絕跡矣。其一波斯人，一夕與人鬪，爲人所斃，越日，警察得其尸於可汗洞側大井中，遂封井禁汲，謂有穢氣存焉。今所餘者，老馮之姪，半級婦人馬德拉，其一波斯人，與余耳。半級婦人依老馮爲生，余彷彿猶記此門初創時，婦似尙少年，今則衰老矣。然館中之客，今都衰老，不獨婦也。此中無有歲月，歲月亦何與吾事？吾每月得六十羅比足矣。當吾月得三百餘羅比之時，吾亦有妻，今亡矣。人言吾之嗜鴉片，實吾婦致死之因。此言或未必無據，然此事久成陳迹，何必重提。吾初入此門時，中心尙耿耿不寧，今久不作此種癡念矣。吾月月得六十羅比，正復足樂，非僻於烟而樂也。此間靜寂，吾又逸豫知足耳。

公等欲知吾嗜烟之由來乎？吾吸烟始於加爾各達，初在家嘗試之，癩瘡未深。

吾妻蓋死於是年。吾亦不知何以身在此間，何以與老馮相識。蓋老馮語我以此門所在，入門以來，遂不復捨去。公等須知此爲上等烟館。老馮在時，烟客來者，皆暢適滿意，非如彼下流烟榻，但可供黑奴橫陳而已。此間地既寂靜，來客又稀，無擁擠之厭。吾所記十客之外，蓋尚有他人。惟吾十人，人據一席，腰以高枕，枕席上有朱漆龍文。初余吸烟至三筒以上，則席上羣龍都奕奕飛舞，若相搏噬。余每視龍鬪，則止不復吸，以自節制。今歷年久，須十二三筒，龍始蠢動。席又敞壞，龍文剝落，而老馮亦死久矣。

老馮死二年矣。死時以余今所用烟鎗爲贈。鎗爲銀質，烟斗之下，刻怪獸爲飾。余爰用竹鎗，銅斗而翡翠嘴，竹性似能收受烟乳，不待挖拭。今所用銀鎗，須時時挖之，深以爲苦。然此乃老馮遺物，吾不忍棄也。老馮得吾財必不少，然彼所供枕席烟管皆佳潔上品，不可沒也。

老馮既死，其姪正林繼業，改百愁門爲三寶殿。然吾輩老客，結習難忘，猶呼

爲百愁門如故。正林治事殊苟且草率，而半級老婦，靈與老馮居者，今轉依其姪，助其經紀，業乃益下，來客流品亦日雜。下流黑人，公然侵入。而館中烏烟，亦不如往日之佳。今管中雜烟灰甚多，若老馮生時，決無此也。室中無人灑掃，席敞見地，亦不復更置。室隅之棺，久不復在，蓋載老馮回支那去矣。室中財神所受香火，亦不如前之盛，此衰徵也，神像積塵，亦無人問，此老婦人之過矣。正林每焚紙錢，婦輒止之，以爲無用。又言若以膠潤香，則可久焚不盡，神未必許較，可節省也。今神前之香，乃作膠臭，空中積氣，已不可耐，況益以此乎。似此經紀，安有起色。財神厭棄之矣。吾每於深夜烟霧濛籠中，恍惚見財神面色更變，由青而綠而紅。有時復見神目怒睜，獍獍若魔鬼然，吾亦不解，吾何以不舍此而他適。然吾苟去此，正林必置吾死地無疑。正林今月得六十羅比，豈肯縱吾他往。且別覓一席地，亦大費心，吾居此門已久，終難舍去也。門中已非復舊觀，然吾不能去。吾居此閱人多矣，吾屢見人死於此地席上，今吾老矣，頗不願死於門外。老馮選客極慎。

未嘗納醜醜之流。正林則大異於是，彼逢人輒稱其烟舖，來者漸衆，而品益下，黑人尤衆，正林至不敢納白人。白人獨吾與一馬德拉人及半級老婦存耳。（印度人屬高加索種。）吾輩不可動也。然正林殊慢吾輩，至不容一筒之欠負云。

他日吾當死於百愁門中。其波斯人及馬德拉人，已衰邁不堪，今皆需人爲燒烟。吾尚健，不待人助。尙及見此二人先吾死耳。然吾或死於半級老婦及正林之先。婦人不易死。正林雖賤，然尚健也。十客中之商媪未死前二日，卽前知死徵，乃易席潔枕而歿。死時，老馮懸其烟鎗於財神之側以示哀。然老馮不以此而不取其首飾也。吾甚願死時能如此媪，席潔而涼佳膠在口而逝，吾願足矣。吾死期近時，嘗告正林作如此措置，許以每月之六十羅比，彼當首肯。然後吾乃仰臥，靜觀席上羣龍作最後之搏鬪。……

其實此種後事何必關心。天下何事足繫吾心者。吾惟願正林勿以烟灰入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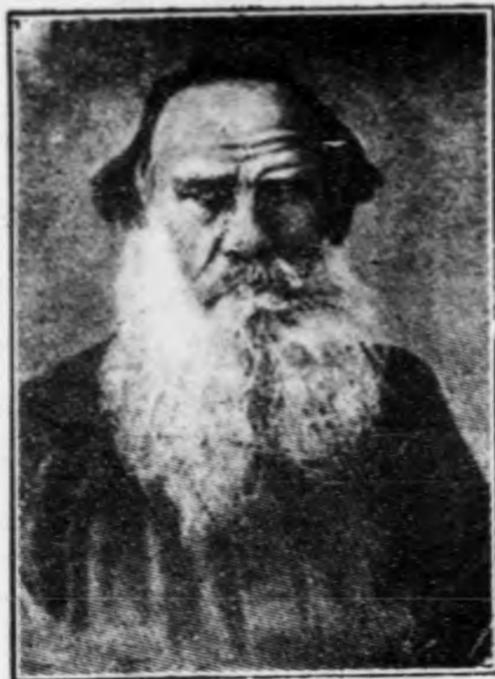
(三)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託爾斯泰

作者

汎勞動主義之倡導者，俄國的大文豪，不是本篇的作者託爾斯泰（

Leo Tolstoy）嗎？他生在一八二八年，死



託爾斯泰

在一九一〇年。父親是一個伯爵，又是休職的大尉，母親也是貴族出身。不幸他到三歲便失母，九歲父亦物故，以後他處在叔母和親族保護之下。少時曾學法律，出校後到高加索入軍隊服役。有餘暇，便做短篇小說。

一八五五年俄土戰事起，他投身做義勇兵，在軍中眼見兵士的殘忍腐敗，使覺悟戰爭的罪惡，做描寫軍隊生活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戰事終了後，他漫遊歐洲各國，著作益多。他到晚年，堅信汎勞動的簡單生活，倡無抵抗主

義，親執勞役，和農民爲伍。一九一〇，他雖棄美滿的家庭逃到修道院，死在路上的。他的作品，往往偏重宗教和寓言，發抒自己的信仰。

作品

本篇主要的作意是描寫富貴貧賤的懸殊，和勞逸的不平均。富人帽子上的白羽毛，價值比鄉下人耕田的馬都要貴上好幾倍。手中的馬鞭，要值到礦山裏苦工一禮拜的工資。富人見了窮人乞食和苦工的樣子，毫不動心，但對於自己的一隻狗，却舍不得他在地上走，必須把他放在車子裏才安心。這是世界上何等不平的事啊！篇末「難道這是應該的嗎」一句，無限酸辛，普天下被壓迫者讀之當同聲一哭。瞿秋白歌濟之同譯。

※

※

※

※

※

※

※

在田野中間，開着一所規模巨大的鑄鐵工廠，四面直着高牆，好幾個大烟囪鎮天不住的冒烟，打鐵的聲音響得遠遠的都能聽見。還有幾件極大的鑄鐵爐，旁邊設着運物的小鐵道，圍着還有一帶廠裏管理人和工人所住的許多房屋。在這工廠裏頭

和在那礦山裏頭做工的人好像螞蟻似的多；有些人爬到離地面有百尺多深的礦山裏去做工，這山裏又暗又窄，又有臭味，又潮溼，並且常常要把人悶死。他們都須天天從朝晨到晚上，或者從晚上到早晨，拚命的掘鐵。還有一些人彎着身子在黑暗裏頭把鐵或黃土運到鐵坑裏去；重新拉着空車回來，又裝滿了，又運到那裏去。他們差不多每天要做到十二點鐘或十四點鐘的光景。

在礦山裏頭是這樣做工的，在那鎔鐵廠裏有些人在炙熱不堪的火爐旁邊做工；有些人在燒剩的鐵和鐵渣流下來的地方做工；還有些機器匠火夫打鐵匠瓦匠木匠等等在工廠裏的人也一樣要做十二點鐘或十四點鐘的工。

到了禮拜那天，許多工人得了工錢，出去洗澡休息。有時不去洗澡，却跑到酒館飯店裏去吃喝，喝得大醉才能休。可是到了明天禮拜一，一清早就又要做那種工作了。

在工廠的附近，有許多鄉下人用着老疲瘦弱的馬，來耕別人家的田地。他們天

沒亮起來了，駕着馬從家裏出來，懷裏揣着幾塊乾麵包，就到別人家田地裏去耕種去了。

還有些鄉下人離工廠不遠，坐在石頭道上，用蓆子擋着自己的身上在那裏打石子。他們的腿都壞了，手也出胼胝起來，滿身都是污泥，不但臉面頭髮鬚鬚，連肺裏也裝滿了不少的石灰屑。

那些人從石堆裏取下一塊沒會打碎的大石，把他放在地上用那極重的錘子盡力去打碎那塊石頭。等到那石頭打碎了，再拿打碎了的石頭來打；必須打成極碎的石片纔算完。打完了這個，又拿一塊整石頭，又開始……這些人每天從清晨起做工一直做到晚上，一共要做到十五點鐘，十六點鐘的工。不過在飯後休息二點鐘，一天吃兩頓飯，早飯和晚飯都用乾麵包和清水來果腹。

那些在礦山裏，在工廠裏的人和農夫石工，從小到老都是這樣的生活；他們妻子和母親因為艱苦的工作得了種種的疾病，也是這樣的生活；還有他們的老父和小

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做那勞力過度，侵害健康的工作，從早到晚，從小到老，也是這樣的生活。

可是在工廠的附近石工和農人的身旁還有那許多萍蹤無定，以求乞爲生活的男女，中間有一輛美麗的馬車，駕着四匹紅栗色的駿馬，——內中最壞的一匹馬，都比農夫所有的家產貴的多，——在那裏馳騁着。馬車裏坐着二位貴夫人。張着美麗的傘，帽兒上的白羽毛，——他的價值比鄉下人耕田的馬都要貴上好幾倍，——迎風飄起來，十分的好看。在車前坐着一個金鈕輝煌的軍官，穿着很講究的衣服；一個馬夫穿着一套藍色的製服，喝醉了一點酒駕着車橫衝直撞幾乎把路上的小孩都踏倒。有一個人從工廠裏做工回來，駕着一輛車，剛巧遇着這輛馬車撞過來，幾乎就把那人推入小河裏頭。

馬夫竟大怒起來，揚着鞭子對那鄉人說道：「難道你看不見麼？」那鄉人聽那話，趕緊一隻手拉着繮繩，一隻手戰戰兢兢的除掉帽子。

馬車後面有二男一女，駕着自行車飛也似的跟着，嘴裏不住的說說笑笑，好幾個乞丐在後面跟着跑，他們却掉頭不理。

又有男女兩人騎着馬在石道上馳走，那馬和鞍子的價錢都不用提了，就是一頂帶面衣的黑帽子，也可以值到石工兩個月的工作，那英國式的馬鞭都值到礦山裏苦工一禮拜的工資。馬後跟着一隻又肥又大的外國狗，戴着很貴的頸圈，伸長舌頭跑着，一步也不離開他的主人。

離這馬車不遠緊跟着一輛車。車上載着一個穿白圍裙，笑容滿面很體面的姑娘；還有一個生着鬍子的肥胖男子，嘴裏頭銜着一根紙煙，在那裏同那姑娘不知說些什麼話。

這就是那些坐在車裏，騎在馬上和自行車上的人的僕人。其實這件事情也不算什麼特別。他們整夏天是這樣生活，差不多每天都要出去逛，有時候還帶茶酒美味等類，爲的是換着地方吃喝，總覺新鮮一些。

這幾位先生是三家，全住在鄉下別墅裏：一個是鄉下的紳士，手下有二千多畝田地；一個是做官的，每月得着三千盧布的薪水；還有一個是富家，是大廠主的子弟。

那些人看見圍着他們吃食和苦工的樣子，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一點也不動心。他們以為這是應當有的事情。

騎在馬上的那個婦人看着那隻狗，忽然說道：「不，這是不能，我一點也看不見這個。」他就讓馬車停住，大家聚在一塊說了幾句法國話，笑了笑，把那狗放在馬車裏，重新又往前走；那石灰屑好比雲霧似的飛起來，噴在石工和走路人的身上。一會兒馬車，馬，自行車都一瞥而逝，好像成了別一世界的東西；然而那工廠裏的工人和石工農夫，還在那裏替別人家艱苦無味的工作，直到他們的死去。

他們目送那些貴人過去，自己却想道：「人類是為這樣纔活着的麼？」他們心裏更覺得一陣陣的難受。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小說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四) 叢豹人的一個故事

賈克倫敦

作者

賈克倫敦 (Jack London) 生在一八七六年的舊金山，是美國現代的一個小說家。少時曾在阿克蘭高等學校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讀書。他二十一歲以後，開始文學的工作，和做雜誌的主筆。一九〇四年，曾任日本，朝鮮，滿洲戰務通信員。一九〇七年，環遊世界。他的身體很強健，各種武術運動都有特長，幼年的腦海中，已蘊蓄着奇突的思想；自從遊歷各地，遭遇了許多怪事，彷彿證實了他的思想，便用他雜邁的筆墨寫出他經驗和想像融合而成的怪事。因此，他的作品另成一種風格，往往描寫低級社會的情形，和人生煩惱，妄念，驕傲，卑下的觀念，欲借此警戒世人。

作品

這一篇是理白譯的。描寫戲場生活的概況。作者形容韋爾的險毒，魏司的蠢莽，顯出嫉惡和囑傲的危險，筆筆生動，發人深思。

他眼裏發出夢幻底光，看着人像在很遠一樣，帶愁緩弱底聲音，和婦女似的說出來，覺得無形中有很深底沉鬱貯在裏面。他是一個象豹的，但是他的樣子不像。他底事——他底生計——就是當着看獸戲大衆底面前，走進一羣豹欄裏面，作許多冒險底形狀，教看的人心裏亂跳，他因爲這個，領他戲主底勞資。

我纔說過，他不像個象豹的。他腰很窄，兩肩微弱，帶着血虧底現象，縐紋幾道底前額，同他稀少底眉毛裏邊，經過底事情一定不少。我差不多在一點鐘內，想從他口裏得着些故事，但是他底懸想力太差了。他的心境裏無所謂成功，也沒有什麼英雄兒女的癡遇，和貪嗔嫉妬底感應，——世界上盡是一片淡而無味底死水，千般一律底厭聞。

獅？哦。是了！他也同他們打過架。那不算什麼。你只消站着不動，不要驚慌。只要一根尋常底棍子，人人都可以教獅子不敢上前來害你。他有一次也同一個獅

子對敵了半點鐘。每次獅子對着你衝來底時候，只要用小棍敲他鼻尖一下，假使他變狡猾了，把他頭低着衝來，那麼你只消伸出你的腳。他想咬你腳的時候，你趕快縮回，又可以敲他的鼻尖。這算什麼。

帶着那個遠幻底眼光，和一流淺軟底聲音，他把他的傷癢給我看。他的癢痕多極了。肩上一處新近教一個母虎咬的，差一點傷着骨頭，衣服上還可以瞧見縫補好的牙洞。他右手從手彎以下皮膚同鐵鑿一樣，可見爪牙實在沒有一點情面。他說：「這不算甚麼？」

忽然他臉上發出光彩，想起一個故事，因為他想告訴我，同我盼望他告訴一般急切。

「我想你聽說過一個弄獅的，他還被人恨麼？」他問我。

他停住，望着對面欄內一個病獅。

「那獅子牙痛，」他給我解釋。「我說的那個弄獅的，他的頂好的手藝，就是

在看客面前，把他的頭伸進獅子口裏去。恨他的那個人，總盼望有一天獅子把他頭咬下來。他跟着獸戲在全國走。年年的過去，他變老了，弄獅的也老了，獅子也老了。到後來有一天，他坐在頭一排的座位，竟自等到他所盼望底事情。那獅子把口一閉，不消再叫醫生，死得爽快的很。」

象豹的無意把他自己的手舉起來，眼光射在他指甲上遊動，帶着一種明敏底神能。

「那個我就叫作耐性？」他接着說，「那也是我的格調。但是可不是我認識的一個人的格調。他是一個很瘦小的法國人，在我們獸戲裏耍戲術。他叫他自己叫韋爾，有一個很豔媚的妻子。她專在這裏翻架欄，常時從戲帳頂梁上倒插下來，投在一個網內，可以在空中旋轉，工夫也算不錯了。」

「韋爾的皮氣燥烈極了。人說他皮氣同他手一般快，他的手又同虎爪一般快。有一天，因為班頭嘲笑他是個吃田雞的，或者還有別的壞意思在裏邊，他一掌就把

班頭推抵在他當時擲刀的松板上，手快極了，連班頭還沒有工夫出聲，他就當着看戲人面前把班頭當紙人耍起來，手裏幾十把尖刀，同電光一樣的擲出去，緊靠近圍着班頭，一把一把全插進木板裏邊，有好些太靠近了，把班頭的衣服連皮都刺傷了。

「好些旁邊耍丑角的，把刀一把一把的拔出，才把他鬆下來，差不多沒有嚇死。所以人人都提防着韋爾，全很客氣的對他的妻子。其實他妻子倒很冶蕩，可是大家全怕韋爾。」

「可巧我們當中就有一个人，叫魏司，他甚麼都不怕。他專弄獅，一羣獅子裏邊，他敢把頭伸進一個個獅嘴裏去，但是他喜歡奧古司，奧古司是個很大的獅子，皮氣頂馴順的。」

「我才說的，魏司——我們也叫他獅王——不管死的活的，甚麼都不怕。叫他是獅王，真不錯啊。我看見他有一次喝醉了，空手走進一個獅籠裏邊去，獅子來撲

他，他就用手去打獅子的鼻尖，出來還沒受傷。」

「韋爾的妻子——」

一陣哄亂底聲在我們身後發起來，象豹的慢慢轉身察看。原來有一座隔層籠裏邊，一個猴子的手，——在靠近隔層籠柱的時候——給一個灰狼咬住，拚命的扯。那猴子的手臂扯得像彈簧一樣，他的同伴，一個黑猴，嘶聲大叫。守籠的不在跟前，所以象豹的走上兩步，把他手裏隨時帶着的小棍，在灰狼鼻尖上敲了一下，回身對着我帶愁帶抱歉的一笑，還接上他沒有說完那句話，好像中間沒有這麼一回阻隔似的。

「——瞧着魏司，魏司也瞧着韋爾的妻子，韋爾的臉都黑了。我們警告魏司，但是沒有効力，他還笑我們。有一天他把韋爾的頭推在一個漿糊桶裏，張口大笑，因為他存心要打架。」

「韋爾手脚亂了——我幫着他擦去那些漿糊。但是他冷靜像胡瓜一樣，並不發

作。但是我瞧見他眼睛裏面，藏着一種我常時看見的野獸眼睛裏的光，我就再最末次警告魏司一次。他笑了，但是以後他看韋爾妻子的時候減少了。

「過了幾個月，也沒有甚麼事情發生，我想這場事情就算消滅了。那時候我們向西部走，在舊金山賣藝。下午的時候，大戲棚裝滿了婦人小孩，我那時各處去尋管帳棚的頭子登乃，因為他把我的小刀揣在他腰袋裏邊走了。」

「從一座換衣棚外邊過的時候，我在那帳棚外邊一個小洞朝裏瞧，想看看他在裏邊沒有。他不在裏邊，但是我正瞧見魏司站在我那小洞前面，他穿好了緊身戲衣，等着他的輪次好出去玩獅子。但正在很忘形的看着兩個翻架欄的戲子吵嘴，那一棚裏的人盡都看他兩人去了，只賸下韋爾一個，獨自很毒恨的望着魏司。魏司同其餘那些人盡都是目不暇顧的，誰也沒有注意這件事和以後的動作。」

「但是我從帳外小洞裏邊全看見了。韋爾從衣袋裏取出他的手帕，好像要擦汗一樣，（那時天氣很熱）同時從魏司背後走過去。他並沒有停住，不過把他的手帕

抖了一下，就向帳門外走。到門的時候，還回頭看了一眼。那一個返視，叫我難受了好久，因為我不但止看見有毒恨在裏邊藏着，並且還瞧見帶着得勝的神氣。

「韋爾這個人必定要監察一下，」我自己說，我看見他走出戲場坐一駕汽車走了，我當時覺得呼吸也舒泰一點。幾分鐘以後，我進了戲棚，也尋着了登乃。魏司那時候正在看戲人面前弄獅子。他在一羣獅子裏邊拿着根鞭子四面敲打，使那些獅子盡吼哮起來，一個個張着口露着牙向着他，但是老奧古司因為太老又太胖了，很不容易教他發作起來。

「末後魏司在那老獅的前脚刷了一鞭，就跪在老獅子前面。老奧古司很馴順的張開着大口，魏司很從容把頭供獻進去。兩片大顎上下一合，噉啞，就像那聲音一樣。」

象豹的很有思慮的微笑，他眼睛裏又發出那種很遠的光。

「那個就是獅王魏司的結果了，」他仍舊是那很愁很慢的說；「等那一陣哄亂

平靜過後，我乘着一個機會灣身嗅魏司的頭，我打了一個噴嚏。」

「鼻烟……那個是……？」我很急切的問他。

「鼻烟——那就是韋爾在換衣棚裏邊灑在他頭髮上的。老奧古司倒不是成心。

他不過打了一個噴嚏。」

(五) 穿白衣的人

法郎西

作者

法郎西 (Anatols Francois) 是巴黎人，生在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他



的父親也是一個懂得文學的人。巴黎的
法文人和鄉間的名士，常到他父親處談論
文學，因此他少時便得到了許多文學的
耶 觀念。他對於希臘，拉丁的古文藝，很
四 有研究，更熟悉於宗教史。他的文筆非
常清楚，而且詳細，如同講話一般。他

的思想是信任科學和反抗強權，他終身反對殺人的戰爭。當歐洲大戰時，發表了許多非戰的文章。七十八歲時，還在巴黎人權會裏演說道：「戰爭是應該竭力設法免除的了，而我們法國却依然保存着戰爭的精神，真是不幸啊！」

「他從二十四歲起，便把著作供獻於世。七十七歲上得到諾貝爾獎金。一生的文學著作，共有三十餘本，在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去世的。」

作品

這一篇小說是法郎西回憶幼時情形的作品。篇中的地名馬拉街，據譯者勻銳說，就是法郎西幼時所住的街名。那人名腦西愛，譯者又說就是法郎西的父親。



在那時候，有兩位婦人住在我們的同一間屋裏，一位穿的是全白，一位是全黑的。

你們不必問我，伊們是否年輕：那個我是不大明白了。我只曉得伊們是有香氣，是很柔雅的。我的母親很忙，不大喜歡和伊們往來，但我是常去的。我，特別是在吃點心的時候，因為那位穿黑衣的女人會給糕餅與我。因此我常常做單獨的拜訪。到伊們的房裏，要穿過一個中庭。我的母親從窗內留心着，當我忘記了太久正出神

看門前的馬夫替他的馬洗刷的時候，伊常敲着窗玻璃提醒我。那是很費力的咧，登那座鐵欄杆的樓梯，那每級的高度，全不像爲我的小腿而設的。但我一進到兩個婦人的房中，對於上樓時的辛苦的報酬是很不錯。因那裏頭有無數的東西令我非常羨慕，最疏忽不過的是生暖爐高頭時鐘兩旁的兩個「盜人」，自己會搖頭又會吐舌的。別人對我說這兩個「盜人」是從中國買來，我便希望到中國去。可是要我的婢女導引我去，是一件難事；我曉得中國一定是在凱旋門背後，但我總找不到一個法子到那兒去。

在伊們房裏，還有一張繡花的地氈，我在上邊打滾滾兒極其快活。又有一張軟而且深厚的安樂椅子，有時我把他來做船，有時把來做馬，或做車子。那穿黑衣的女人略胖一些，伊極溫和，從沒有斥責過我。那穿白衣的却有點不耐性和粗率的舉止，但伊笑起來却真好看！我們三人很和好，我在腦筋兒打算着，此後只有我一個人到這房裏來尋訪伊們。這是對着穿白衣的女人我發表我的議案，當時我覺得伊有

些嘲弄我的樣子，但經過我的固請後，伊答應了一概都隨我意。

伊已經答應了。然而有一天，我見了一個男人坐在我的安樂椅上，還用腳踏住我的花氈，和我的兩個女朋友很得意的談話。這男人給了伊們一封信，伊們看完後交還與他。我看見這種情形，極不滿意。我於是問伊們要糖水，因適遇我口渴，也藉此使他們留心到還有我在。找這一問，博得那男人向我一瞧。

「這是我的小鄰居，」穿白衣的女人說。

「他的母親只有這個罷，是嗎？」那男人說。

「真的，」穿白衣的女人說：「但你從何而曉得呢？」

「我看他有被驕縱的樣子，」那男人說：「這是個輕率的孩子。」

那男人說着張開兩眼和通馬車的大門一樣。

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很懂得，那穿白衣的女人有一個丈夫在遠方，來客是爲伊帶家信來的。伊們多謝那男人的效勞，又恭賀他新得着一等書記的差使。這些事使

我厭煩，我跑開了，爲着責罰穿白衣的女人，我并且拒絕伊臨別的接吻呢。

這天晚餐時，我問我的父親什麼叫做書記。（按法文書記 *Secrétaire* 一詞，亦可作收藏筆墨器具解。）我的父親不睬我，母親對我說 *Secrétaire* 是一件小傢私用來收藏紙筆的。這種解釋，叫我懂得嗎？

一晚過後，我已把那件事忘記了。但那男人，我不曉得是隔了十天或十年後——如今曉得是十天了——又到我的兩個女朋友家來。這是怪事！他竟佔據了我的位置。這次我留心察看，我覺得他沒有一點可愛。他的頭髮很光滑，黑鬍子，鬚髯也黑的，剃乾淨的下巴，配上一個小口；身材短小，穿得很漂亮，統統都表現他極快活的樣子。他說着外交總長的事務，戲院裏的劇本，時髦的裝扮和新出版的書籍，夜會和跳舞會，在那兒他沒有找着女人的一些事。伊們聽得津津有味！我想，這算是談話嗎？他不能像那穿黑衣的女人和我所談的一樣，說些有冰糖的山和檸檬水般的河流的地方嗎？

他走了以後，穿黑衣的女人說這是一位可愛的少年。我說他是老的，很醜的。這却引穿白衣的女人笑了，然而這並不是引笑的事。伊是笑我說的，否則就是不聽我說的。穿白衣的女人有了這兩個壞處，不消說還有第三個使我失望的：伊會哭臉，哭臉，哭臉。我的母親曾經對我說大人不會哭臉的。呀！這是伊沒有看見穿白衣的女人倒在椅子的一邊，一封信攤在膝上，頭低垂，手巾遮着眼睛。這封信——現在我覺得是匿名的——使伊好苦呀。真可惜，伊平素是善笑的！

這兩次的來訪人使我發生向伊探問結婚的意思。伊對我說，伊有一個丈夫在中國，伊或有一個在馬拉街。伊又把糕餅給了我吃，那問題便解決了。

但是那黑鬍髯的男人還來得極勤。有一天，穿白衣的女人正說伊要爲我從中國買來一些青魚，并帶着釣魚的線，那男人通報一聲又進來了。我和他相對着，那是很明白我兩人是很不相投的。穿白衣的女人對他說伊的孀娘上街去買兩顆瓷人了。我見那兩顆瓷人尚好好的在生暖爐高頭，猜不着爲什麼又要特地出去買。但每天都

有一些事很難懂的！那男人聽見穿黑衣的女人不在家，倒沒有一點不快意。他對穿白衣的女人說他要和伊說些正當的話。伊坐在雙人用的椅子上裝出嬌態，并且用一暗號表明伊願聽的神氣。然而那男人向我望着，似乎有些困難。

「他是很伶俐的，這小孩，」那男人說着摸我的頭，「但是……」

「這是我的小丈夫，」穿白衣的女人說。

「喂，」那男人接住說，「你不能遣他到他的母親處去嗎？我要對你說的話，只應你一個人聽的。」

「親愛的，」伊對我說，「你去飯廳裏玩罷，到我叫喚你時，才回這兒來，去罷，親愛的！」

我走開，心裏極不快。那個飯廳倒也有趣，裏頭有一架大時鐘，鐘上有畫像，表現着在蔚藍色天空下。一座旁海的山，靠近有一間教堂。當鐘響的時候，有一隻船出現在波濤上，一個火車從隧道裏出來，一隻輕氣球升在空中。但是，當一個人

精神不快活時，看出沒有一點可喜的，並且，這個鐘好像停着，那火車頭，船，輕氣球，只發現在鐘鳴時，這真久哩，一點鐘！幸得烹飪的女人進來找東西，伊見我不舒服，給了我一點糖醬，用來安慰我。到糖醬完了，我仍復困在愁圈裏，雖然還不見鐘響，但我却以為幾點堆積在我的孤獨愁苦上了。有時從間壁房內傳出些那男子的零碎的聲音；他在裏面哀求穿白衣的女人，又似乎發怒了。這真好！但他們為甚總幹不完呢？我在窗玻璃上貼住鼻端，就拔取椅上的絨毛，我弄寬屏慢的窟窿，摘斷帷幕邊的縫子，我還曉得什麼？厭煩是一件利害的事啊！後來我再沒得什麼好幹了，我輕腳慢步走近那有兩顆瓷人的房門，伸長手去探取開門的機鍵。我很懂得我這種舉動是欠謹慎的，不對的，并且也是一種輕慢的表示。

我把門一開，見穿白衣的女人靠着生暖的火爐站着，那男人跪在伊的脚下，張開兩臂，似乎要攬伊的樣子。他的臉色比雞冠還要紅，兩隻眼睛瞪瞪的從頭上射出。人家也能做同樣的景况麼？

「完了，先生，」穿白衣的女人說：伊的臉上的玫瑰色比平常更顯豁，并很忙亂的。「完了，已然是你愛我的。完了，不要使我難以……」

伊已現着恐怕受他強迫的情形。那男子瞧見我，登時立起來。我想他心裏定懷着意思要把我丟出窗外去的。但在穿白衣的女人，我是等候着伊來斥責的，伊却口裏叫着「親愛的」一把將我抱住了。

伊將我抱到安樂椅上，輕輕的靠着我的頸額，哭泣了好久。此時單是我們兩人了。我想安慰伊，對伊說，那有鬚髯的是個壞人，并說，伊若常是單和我一個人在一塊兒，定沒有憂愁的。這話算對了。但是，我覺得大人們有時總很奇怪的。

我們剛才安置好，穿黑衣的女人提着包裹進來了。伊詢問有沒有外人來過。

「亞腦先生才來的，在此地一秒鐘便走了。」穿白衣的女人很安靜的答着。

我曉得這是哄人的話，不消說，那機警的白衣女郎已經把伊的指端輕輕的掩住我的口了。

從此以後，我不再遇着亞腦先生來訪，我和穿白衣的女人的愛情，也不再被人騷動了。因此我沒有十分捉住那個記憶，直到了三十年後，到了昨天，我還不明白伊的來歷是怎樣的。

昨天，我去赴外交總長的跳舞會。我本隨着巴蔑斯東的意見，人生沒有遊樂是可能的。我每天的工作，不過勞我的精力。我自覺儘可以自遣。只是有時官家的例外又要屈從，我明白赴總長的跳舞會是極討厭的。然而我還是去。這是因為在人性中，思想多賢明，行為是常背理的。

我剛進到那大廳上，便聽見唱某某公使，某某夫人的名。這位公使我見過好幾次，他的清秀的相貌，深帶憔悴的形迹，那不是完全為外交上的積勞而起。人家說；他少年時，頗不安分，常在情場中鬼混。三十年前，他寄迹中國時，格外多意外的奇事，令人很高興飲着咖啡秘密談述的。他的夫人，此時我還沒有和伊打相識，好像已有五十以外的年紀了。伊穿的是全黑，華美的薄紗包圍着伊過去的豔麗，從

影中尙可以瞥見的。我本極喜歡和有年紀的人談話，此時恰好有機會得人介紹和伊攀談，我和伊在青年們嘈雜的跳舞聲中說了很多的事務。伊偶然說起從前曾在馬拉街某寓居住的。

「你是穿白衣的女人！」我叫道。

「真的，先生，」伊說：「我以前常喜穿白的衣裳。」

「我呢，夫人，我是你的小丈夫。」

「什麼？先生，你便是馳名的腦西愛醫生的兒子嗎？你以前很喜歡吃糕餅，現在還喜歡嗎？到我們家去賞用罷，我們家每禮拜六都有一個小茶會。我們竟再相見了！」

「穿黑衣的女人呢？」

「如今是我成了黑衣的女人了。我那可憐的嬌娘已在戰爭那年亡過。在伊未死以前幾年，伊還常說念着你呢。」

當我們正說着，一個有鬍子，有白鬚髯的男人前來對公使夫人施恭敬的禮，還帶着老年人欠圓熟的時髦氣，他的下巴很像我還認識的。

「這是亞腦先生，一位老友。」伊對我說。

(六) 一生

葉紹鈞

作者

中國的短篇小說，還在萌芽時期。本篇的作者葉紹鈞可算是許多嫩芽中間的一苗了。他號叫聖陶，是江蘇，吳縣人，生在二十世紀的前七年。他對於文藝，沒有一種不歡喜，常要學雕刻，常想看戲做戲，苦於都沒有良好的機會，未能如願。因此，他文學的才能，只好向文字的一方面發展了。但是他又爲家境清平所困，不能專心向文藝方面走，中學畢業後，便做小學教師。在他盡力教育的時候，爲了和同事視學不能沉湎一氣，常受他們的排擠，很不得意；而他對於小說的工作却在此時開始了。他做小說，必要有本事，不肯打誑語，並且極不願拿文藝來敷衍生計。所以很反對當時流行的紅男綠女派，聊齋誌異體的小說，獨創他描寫人生的小說。到民國十一年，他的創作小說第一集隔膜出版，他那淡綠的嫩芽在中國枯燥文藝的田園中出土。

了。

作品

這一篇就是作者第一集短篇小說隔膜中的第一篇。描寫一個被幸福所忘却的女子，從骨底裏看出人與人的冥漠無情。那不幸女子的經歷，固然是不良社會的實情，但沒有作者寫實的手腕，恐也不能輕輕的顯出罷。

* * * * *

伊一生在農家，沒有享過「呼婢喚女」「傅粉施朱」的福氣，也沒有受過「三從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訓，簡直是很簡單的一個動物。伊自出母胎，生長到會說話會行動的時候，就幫着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歲，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為伊早晚總是別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費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擲了自己的心思才力，替人家長財產。伊夫家呢，本來田務忙碌，要僱人幫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個幫傭，也得抵半條耕牛。伊嫁了不上一一年，就生了個孩子，伊也莫明其妙，只覺得自己睡在母親懷抱裏還是昨天的

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兒的人了。伊的孩子沒有搖籃睡，沒有柔軟的衣服穿，沒有清氣陽光充足的地方住，連睡在伊的懷裏也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曠曠的屋角裏。不到半歲，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開交，只覺以前從沒這麼傷心過。伊婆婆說伊不會領小孩，好好一個孫兒，被伊糟蹋死了，實在可恨！伊公公說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絕了我一門的嗣！伊丈夫却沒別的話說，止說要是在賭場裏百戰百勝，便死十個兒子也不關我事！伊聽了也不去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發見了新奇的事了：開開板箱，那嫁時的幾件青布大襖不知那裏去了。後來伊丈夫大喝醉了，自己說是他當掉的。冬天來得很快，幾陣西風吹得人徹骨地冷。伊大着膽央求丈夫把青布襖贖回來，却吃了兩個巴掌。原來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經習以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道，「再哭？一家人家給你哭完了！」伊聽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勸了怒，拉起搗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幾

下。伊丈夫還加上兩個巴掌。

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到明天，後天，……將來，不由得害怕起來。明天早晨，天還沒亮透，伊輕輕地走了出來，私幸伊丈夫還沒醒。西風像刀吹到臉上很痛，但是伊覺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輕些！也就滿足極了。口氣跑了十幾里路，到了一條河邊，才停了脚步。這條河裏是有航船經過的。

等了好久，航船經過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個個會催眠術的，一見了伊，便知道是在家裏受氣，私自逃走的。他們對伊說道，「總是你自己沒長進，才使家裏人和你生氣。即使他們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總該忍耐一二。這麼使性子，碰不起，苦總還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誰呢？不如趁原船歸去罷。」伊聽了不答應，只低着頭不響。乘客便有些不耐煩。一個道，「不知伊想的什麼心思，論不定還約下了漢子同走！」衆人便譁笑起來。伊也不去管他們。

伊進了城，尋到一家薦頭。薦頭把伊薦到一家人家當傭婦。伊的新生活從此開

始了：雖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沒下田耕作這麼費力，又沒人說伊，罵伊，打伊，便覺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遠不願更換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夢醒時，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買東西，遇見一個人，心裏就老大不自在，這個人是村裏的鄰居。不到三天，就發生影響了：伊公公已尋了來。開口便嚷道，「你會逃，如今尋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覺的，快跟我回去！」伊聽了不敢開口，奔到裏面伏在主的背後只是發呆。主母便喚伊公公進來對他說，「你媳婦爲我家幫傭，此刻約期還沒滿，怎能去？」伊公公無可辯論，只得狠狠地叮囑伊道，「期滿了趕緊歸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裏，就在那裏賣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覺得這舒服的境地，轉眼就成空虛的，非常捨不得。想到將來……更害怕起來。這幾天裏眼睛就腫了，飯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動了。主人知道伊的情況，

心想如今的法律，請求離婚，並不煩難，便問伊道，「可情願和夫家斷絕？」伊答道，「那有不願！」主人便代草了個呈子，把種種以往的事實，和如今的心願，都敘述明白，預備呈請縣長替伊作主。主婦却說道，「替伊請求離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幫傭的。一旦伊離了我家，又沒別人僱伊，那時候伊便怎樣？論情呢，母親原該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辦到？」主人聽了主婦的話，把一腔俠情冷了下來，只說一聲「無可奈何。」

隔幾天，伊父親來了，是伊公公叫他來的。主婦問他，「可有救你女兒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的媳婦，要打要罵，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單是傳伊公公的話，叫伊回去罷了。」但是伊仗着主母的迴護，沒有跟伊父親同走。後來伊家公婆託着鄰居進城的帶個口信說，伊丈夫止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裏只怕回去，主母就替伊回絕了。

過了四天，伊父親又來了，對伊說，「你的丈夫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擔當

不起。你須得跟我走！」主母也說，「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則你家的人就會打到這裏來！」伊見眼前的人沒一個不叫伊回去，心想這一番必定應該回去了。但總是害怕，總是不願意。

伊到了家裏，見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裏很有些兒悲傷。但也想他是罵我打我的！伊公婆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領伊到一家人家，受了二十千錢，把伊賣了。伊的父親，公公，婆婆，都以爲這個辦法是應當的。他們心裏原有個成例：不種了田，便賣耕牛。伊是一條牛，——一樣地不該有自己的主見——如今用不着了，便該賣掉。把伊的身價充伊丈夫的殮費，便是伊最後的義務！

一九一九，二，一四。

二 現代的童話

(一) 世界的火災

愛羅先珂

作者

這一篇的作者是俄國愛羅先珂 (Eroshenko)，他很可憐，四歲便瞎



愛羅先珂

掉眼睛，九歲入莫斯科的盲童學校。他不是一個尋常的瞎子，他富有思想。並且有文學的天才。在盲童學校時，有一次我國的李鴻章恰巧去參觀，他摸了李鴻章的手，想起了教師曾說黃種人不

及白種人文明，他竟發出黃種的手和白種的手到底有什麼分別的疑問。他因為自己看不見光明，常處在黑暗的世界中，所以他的作品彷彿是弱者的呻吟

，都帶有欲求光明的色彩，希望和愛的神情。民國九，十年前後曾在北京當教師，著作很多。

作品

這一篇借一個人隨口講的故事，發出弱者的哀號。從第二節中「我們冷，我們要光明」和「我以為便是一小時也好，要試教這夜變成光明，便是一小時也好，要使那遮在暗中的得到溫暖」的幾句話裏，便可看出他的思想了。譯者是魯迅。



唉唉，寂寞的夜！又暗，又冷，……這夜要到什麼時候纔完呢？

哥兒，親愛的哥兒呵，睡不着罷？無論怎樣的想睡覺，總是不成的呵，唉唉，討厭的夜！這樣的夜裏，怎麼辦纔好呢？只要在這樣的夜裏能睡覺，什麼法子都想試一試看；而且想將睡着的人，無論用什麼法，強勉的催了起來，強勉的攪了醒來

•……•

唉唉，苦悶的夜！而且又是儘下去儘下去，不像要明的夜。……

便是住在家裏，也彷彿在無限的沙漠上徬徨似的；便是靠了火，也彷彿被冷風吹着，身心都結了冰似的。

唉唉，可怕的夜！在這樣的夜裏，怎麼辦纔好呢？

然而，哥兒，無論這夜有怎樣的寂寞，有怎樣的寒冷，啼哭是不行的。到這裏來，給你拭眼淚，將哥兒坐在膝上，緊緊的抱着，愛撫你罷，給可以溫暖轉來。……

說是睡着的幸福麼？

也許幸福罷，便是關在狹的籠中，也可以做自由的夢的，無論夜有怎樣寒冷，也可以做和暖的春天的夢的。

然而這樣的夜，有已經醒過來的，便再也睡不着。……

哥兒呵，不是吃鴉片，不是注射嗎啡，是再也睡不着的了，那已經醒了過來的

是……

說是鴉片也好，嗎啡也好，什麼都好，只要給你能睡覺麼？唉，這真是可憐見的哥兒了，怎麼的對付這哥兒纔是呢？我更緊的抱擁你，在你顫動的嘴唇和悲涼的眼睛上，更久的給接吻罷，但願再不要對我提起那鴉片和嗎啡的事了。在你呢，想吸了鴉片去睡覺，原不是無理的事；想做那暖的和春的自由의 夢，也是當然的。但與其吸了鴉片去睡覺，倒不如死的好。因為那是永久不會醒來，那是能永久的做着暖和的春的自由의 夢……

然而哥兒，再稍微的等一會看罷。

再稍微的……

便是這樣的夜，也總該有天明的時候……

更緊的更緊的抱住哥兒罷，更久的更久的給接吻罷，而且一面等着天明，一面給哥兒講一點什麼有趣的話罷……

古老的話是怕不願意，那就講點現在的的話罷，偵探小說模樣的……

一一

有一回，我因為事情到S市去，市中的客店都住滿了客人，沒有一間空屋，便完全手足無措了。然而在一所大旅館裏，看見我正在爲難，便有一個好人似的亞美利加人來說，倘若暫時，那就住在自己的房間裏也可以。我很歡喜，立刻搬行李進了這房間。據旅館的小使說，那放在他房間裏的外人，便是亞美利加有名的富翁，人都知道是S市的大實業家。聽說他是一日裏用着五大國的言語算帳的。一聽這話，我就很安心了。夜饑時候，看那聚到食堂裏來的客，全是顯着渴睡似的臉，做着金銀的夢的諸公。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雖然在用膳，一面還啃住算盤，用了五大國的言語在那裏算什麼帳。大約夜裏十點鐘光景罷，我和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都靠近火爐圍坐着。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覺着不安，竭力的要不向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方面去看了。於是這外人似乎定了什麼決心，正對面看定了我的臉說道：

「可以看一看我的臉麼？」

我怯的將眼光移在他那精細的剃過的臉上。實業家的透明的黃黝似的眼睛，鋒利的看着我，嘴唇上浮着靜靜的微笑。

「我不見得有些像狂人麼？」他又問。

「那里那里，正是正式。」亞美利加人的臉呵。」我回答說。

「我雖然也這樣想，然而不覺得我已經死了似的麼？」他問。

我便說，「那有這回事，分明是鮮健的活着似的。」

「我雖也這樣想，……」實業家機械的說，便在烟捲上點了火。秋風在火爐的煙囪裏，唱起寂寞的秋之歌來。被烟捲的煙霧所遮蓋，實業家的臉完全不見了。這也使我增添了不安。隱在煙霧裏的實業家開口說：

「我在年青時候，也如你們青年一般，最喜歡遊戲。在紐約，都知道我是野球和蹴足的選手。賽船和長路競走的時節，我得到過許多回的金牌。跳舞不必說，便

是溜雪和滑冰，也始終都說我是第一等。那時候大家都以爲我活着，我自己也覺得是像樣的活着的。……」

他暫時沉默了。遮蔽在烟霧裏的幽魂似的我，我極想給哥兒一看呢。……外人又接着說：

「不但如此，我那時總以爲生在帶着溫暖的光的明亮的世界裏；而且那時候，也沒有人將我當作狂人，想送進精神病院去，倒是凡有我的意見，大家都以爲不錯的。然而有一夜，我被冷風攪起了，從那夢中醒了過來，我纔發見在稱爲紐約的暗洞裏。秋的风，庭園的白楊和楓樹，都伸開枝條來，說是「我們冷，我們要光明，」敲着我的房子的窗子。我趕快起來，生了睡在爐中的火；旋開屋裏的電氣，點上了黃金的洋燈和白銀的燭臺。然而那風，那庭園的白楊和楓樹，也還是說道「我們冷，我們暗，」伸開枝條來敲着窗戶。我全開了窗，風便欣然的進了屋子裏，來應援我；白楊和楓樹也都將枝條伸進屋子裏，來應援我。我所看不見的遮在暗夜裏

的聲音，聽得更明白了，他們都喊道，「我們冷，我們要光明。」

秋風吹亂了我的頭髮；白楊和楓樹都叫着「荷荷」的應援我，劇烈的搖擺着他們的枝條。

我在屋子中央生起一個大的火，體面的交椅和紫檀的桌子都做了柴。然而在暗夜裏便是那大的火，也只像一點小小的貧弱的火花。看着這火，聽着遮在暗中的眼不能見的寂寞的聲音，我的心裏發生一個大欲望了。我以為便是一小時也好，要試教這夜變成光明，便是一小時也好，要使那遮在暗中的得到溫暖。抱着大火把，我於是一家一點起火來。阿阿，好個光明的夜呵，而且是愉快的。……」

他沉默了。但是只要看他的神情，我便能明明白白的想出那被秋風所吹的火海；從吹着烟囪的風的嗚咽裏，我便彷彿是分明的聽到了吃驚的紐約的市民的紛亂和火海的呻吟。

外人微微的笑了。

「憤怒的他們，決計要將我活拋在火裏了，然而這卻是我的最爲希望的事。比這更明，比這更暖的墳，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我向着這明的，這暖的，歡迎我似的呻吟着的墳，飛奔過去，一面詛咒着暗的夜，……一面讚美着火的海……」

願和烟籬同上了崇高的空際，溶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

然而我是一個有着在這世上還得覺醒一回的可詛咒的運命的不幸者……

在紐約的狂人病院裏，縛了手足，晝夜不斷的，幾星期用冰水從頭頂直淋下去的我，不獨是在這紐約的狂人病院裏，簡直是成了在全亞美利加的狂人名物了……

叨了亞美利加有名的精神病科的博士們的蔭，我不久便悟得自己是狂人了。而且分明的悟得之後，博士們便說我的病已經全好，教回到燒掉了的家裏去。

我造起比先前更體面的房屋，度起比先前更愉快的生活來了。選代表到國民會議的競爭舉大總統的遊戲，究竟比野球球競爭更有趣，比打牌更愉快。至於賽船和拋圈之類，則無論如何，總不及擺着勢派，坐兵船去嚇各國，以及駕了飛機，練習從

空中高高的擡下炸彈來。然而雖過着這樣有趣的生活，我總還想放一回火，這回並不單在紐約市，却是全亞美利加，是全世界了。……

他從煙霧裏伸出臉來，湊近我的臉，我發着抖，竭力的退後了，他也並不留心，接着說：

「你以為這做不到麼？一個人也許難，然而我已經不是一個人了。你也是我的同道罷？四面八方的點起這暗的火來，那可就怎樣的明亮呵，怎樣的溫暖呵！而且飛向這火海去，這回決不錯誤，要和烟燄一同上了崇高的空際，落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比這更明，比這更暖的墳，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

我站起來說：「你是狂人，確鑿的狂人呵。」便跑出房外去。外人在我後面大聲的笑了。一到廊下，却見比我的臉色更蒼白的旅館主人和十二三個小使在那里抖。

一問「怎的，」他們便默默的指着窗門。從窗門向外一探望，只見滿是巡警和

巡官，水洩不通的圍住了旅館。主人吃着嘴，暗暗的對我說，「說是這旅館裏，藏着一個帶炸彈的無政府黨哩。」

我打電話給狂人病院去。不到半小時，便有四個強有力似的男人，坐着狂人病院的摩托車來到了。他們聽得這有名的實業家成了狂人，也很以為可憐。我領他們到狂人的房外，他們怯怯的問我說，「不會反抗麼？」我回答道：「不至於罷。」便走進房裏去。狂人的實業家彷彿等着我似的，說道「勞駕，」他便大聲的笑了。而且接續着這可怕的笑，毫不抵抗，他被四個男人環繞着，便即上了摩托車。深知道這實業家的巡警和巡官，也都說道可憐，目送着那車的馳去。一小時之後，從警察署傳到了從上到下施行家宅搜索的命令了。檢查了狂人實業家的行李的巡官，這時纔知道那實業家，便正是他們極想弋獲的亞美利加的有名的無政府黨。於是這同是巡官彷彿狂人似的，跑到了狂人的病院去，然而已經遲誤了。毫不抵抗，溫順的跟着病院的人們，那實業家平平穩穩的到了病院；但一出摩托車，他便對着茫然的

病院的男人們，謙虛的說了應酬話，邁開大步逃走了。

也有巡官說，這是我故意給他逃走的，然而那些是隨口說說的話。

三

哥兒雖然笑着，但從那時以來，我却很不安，很不安，打熬不住了。從那時以來，我失了做事的元氣了。我的狀態，彷彿是什麼時候都等着火災似了的。什麼在全世界上放火，只有狂人纔會有這樣話。然而我總是很不安，很不安，不知道怎麼好。但是哥兒怎麼了？爲什麼這樣的握着我的手呢？

爲什麼對着我的臉，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的？怎麼說？我們……

說我和你試去放火麼？在那里？在世界？

喂，哥兒，怎麼了，頭痛麼？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呢？然而那哥兒，那聲音是什麼？聽不出麼？

那個……鐘的聲音麼？唉，是鐘了！

火災了！火災了！

快打開窗門看罷，再開大些！……

唉唉，空中通紅了，……大火災了……

那里呢？……西也有，北也有？這裏還很暗罷？阿，哥兒，又抓住了我的手了
• 還對着我的臉，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麼？你在怎麼說，說這回輪到我們了？輪
到去做什麼事呢？唉唉，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哩。這樣的可怕的夜，
怎麼辦才好呢？……

(11) 三問題

託爾斯泰

作品

這一篇童話，是歌濟之，瞿秋白合譯的。作者假託一個國王徵求三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個是那一時是適合做事的時候，第二個是那一人是可以信託的人，第三個是那一事是最緊要的事。後來遇到一個隱士指點國王三個問題的答案，不外是見善即行，爲人服務。這種意思，就是作者的信條，也就是作者的主義，作者的宗教，我們不可忽略看過的。

※ ※ ※ ※ ※ ※ ※ ※ ※

古時候有一個王想道：「人做事情必定有三個法子，纔能夠永操勝利：第一個事情開始應當知道那時是適合的時候，第二個應當知道那人用得着那人用不着，第三個應當知道許多事情中間那一件爲最緊要的。」他想到這裏，認爲這三條是很要緊的；就通令全國解決三條問題，答得好就有重賞。

許多有學問的人從四處到來朝見王子，回答這些問題，可是沒有說得相同的。

回答第一個問題：有些人說做每件事情要知道適合的時候，應當豫先做出日程表來，把所定的嚴守着去做，那時候就都有適合的時候了；又有一些人說豫先決定做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最要緊的就是不要無謂的遊戲來荒廢有用的光陰，並且還要注意所發生的事情，那時候就做什麼事情都適合的了；還有一些人說王一個人怎麼能夠都把各項事情顧到呢，所以要知道什麼事情在什麼時候做，先要有智士的謀劃，纔能適合；又有一些人說也有許多事情不必詢問謀士合時不合時，都要自己當機立斷的，但是須要豫先知道所發生出來的事情纔能夠這麼辦，那卜者就不可少了，所以每件事情要知道適合的時候，就應當去問卜者。

回答第二個問題：各人說的很不同，有些人說王最用得着的人就是宰相羣臣；有些人說王最應用的人是祭司；又有些人說王最需要的人是醫生；還有些人說王比那一種人都需要的就是軍隊。

回答第三個問題那一件事情要緊；有些人說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情是學問；又有些人說最要緊的是軍術；還有些人說最要緊的是敬神。

許多回答都是不同的，王也弄得不知所可，索性一個都不睬他們，也不給他們賞金。那時國裏有一個高尚賢哲的隱士很享着大名，王就想去見他解決這些問題。隱士住在深林裏頭；獨居不出，所應接的人不過是一些漁夫，樵子，凡人，俗客。王也穿了平常人的衣服去，離開隱士的住所很遠，就叫侍從的人止住，自己下馬一個人走過去。

王到了那裏，隱士正在屋前掘畦。見王來了，同他行過一個禮，又在那裏掘起來。隱士是一個又瘦又弱的人，用全力把鏟子插入地裏，只鬆動了一小塊土，還喘了一大會氣。王跑到他面前說道：「我有一件事情奉求你，我有三個問題請你回答：我那一種時候是我應當緊記而不能錯過的，那一種人是我應當和他共事的；那一種事情是我所做各種事情中最要緊的？請你回答我。」

隱士聽了這話，也不回答，在手裏頭吐了些涎沫重新掘他的地。王說道：「你乏了，給我鏟子，我替你掘罷。」隱士道了一聲謝，把鏟子交給王，自己就坐在地上。王掘了二處畦就止住，又去問他。隱士還不回答，站起來用手抓住鏟子說道：「現在你休息會兒罷！讓我自己來掘。」王却不給他鏟子還勤懇懇的掘土。過了幾點鐘，太陽落在樹梢後，已是薄暮時間，王把鏟子插在地裏，說道：「我來這裏是懇求你回答我三個問題的，假如你回答不了，你就和我說，我要回去了。」

隱士忽然說道：「看罷！那邊跑來一個人，這是誰呢？」王往遠一看，果然從樹林那邊跑來一個生鬚子的人。那人一邊跑，一邊用手捧住他的肚子，從手裏頭流出許多血來。剛跑到王那裏，就倒在地下，閉着眼睛，不省人事，直在那裏微微的呻吟。

王和隱士二人趕緊解開那人的衣服，見他肚子上中了一處很大的傷。王就竭力給他洗血；用自己的手巾替他紮好，血還流得很多。王幾次解開滿染着血的布洗了

一洗，又把他裹在傷處。後來血慢慢的止住。那人醒過來張嘴要喝水，王就去拿清水來灌他喝。

太陽已經下去，天氣覺得清涼，王同隱士抬受傷的人往屋裏去，放在床上。那人閉着眼睛只管躺着，也不言語。王白天走了許多遠路，又做了半天的工，實在疲乏極了。剛走到門限旁邊，坐在地下就睡熟了。鎖睡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才醒，張開眼來一看，不知道自己會在這裏，看見那生鬍子的人正躺在床上，眼睜睜的瞧着他。

那人看見王醒了，就對他說道：「請你饒恕罷！」王道：「我也不認識你，我有什麼可以饒恕你的？」他說道：「你不認識我，我却認識你，你我是仇敵；你殺了我的兄弟，奪了我的財產，我與你誓不兩立，每天想着報這大仇。偵得你獨自一個到隱士那裏去，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就要刺殺你。却不知道過了半天你還沒有回來，我焦急得了不得，就從埋伏的地方出來，想偵查一下子。恰巧遇見你的守衛軍

，他們本來認識我，把我弄傷了。我趕緊逃走，不知不覺的到了隱士屋前，流血過多，我就昏過去了。承你的情，給我包住了傷口，所以能夠不死。我本來打算刺死你，你却救了我的性命！現在我如能有一天活着，很願意做你忠誠的僕人。並且叫後代的子孫都伺候你，請你饒恕了我罷！」

王很喜歡他，竟同他的敵人輕輕易易的講了和，所以不但赦了他的罪，還允許發還給他的財產，並且要派自己的奴僕和醫生來看治他。

王同那人別了，從屋內出來到院子裏頭去找隱士，因為他未回去以前，還要待他那三個問題的回答。隱士還在昨天做工的地方俯着身子蹲在所掘的畦上種菜。王走到他面前說道：「賢哲的人，現在我第末次求你回答我這些問題！」隱士也不站起來，抬頭向王看着說道：「不是已給你回答了麼？」王道：「怎麼了？已然回答了麼？」

隱士說道：「怎麼沒有呢？假如你昨天不憐惜我的衰弱；不替我掘畢，却一個

人跑回去，你一定要遇赦，受那少年的攻擊。那時你就要後悔爲什麼不和我在一塊兒；所以最適合的時候就是你替我掘畦的時候，最用得着的人就是我，最要緊的就是給我做的好事。後來那人跑來，最適合的時候就是你服伺他的時候，因爲你不給他襲傷他就死了，也不和你解這怨仇；最用得着的人就是他；最緊要的事情，就是你對他所做的好事。所以你應當記得：最要的時候，就是一個立刻，因爲不過這立刻的時候，你才能夠宰制了你自己；最要緊的人，就是立刻遇着的人，因爲誰都不能知道那人到底對了我將有什麼樣的關係；最緊要的事情，就是對於那初遇見的人做好事，因爲人到世間來，也不過是爲這個目的罷了。」

(三) 眼淚

葉紹鈞

作品

這一篇的意思是諷諷世人的冷酷，無論對於弱者，對於苦人，都不知體卹愛護，只曉得趨炎附勢。只有天真的孩子，還能滴下幾滴同情的眼淚，那真是比珍珠更要寶貴的眼淚啊！



地球上面，太陽月亮和星的光所照到的地方，一個人不休不歇地找尋什麼失去的東西。他什麼地方都尋到了，野艸的根下，排水的溝裏，馬路上每粒細沙的中心，吹來的風的全體各部，沒有不搜檢周遍。但是，那裏有他所要的東西呢？他因此歎息了，比深密的松林裏的歎息還要悲哀。又自語道，「我所要的東西呢？我所要的東西呢？」

快活人走過來問他道，「你失去了珍珠麼？爲什麼向草根下找尋？或者你失去

了水銀麼？爲什麼向水溝裏找尋？或者你失去了血球麼？爲什麼向每粒沙的中心找尋？又或者你失去了香氣麼？爲什麼向風中找尋？」

他搖頭歎着氣說，「都不是，我沒有失去那些東西。」

「那麼你是個傻子了。除了那些東西之外，再有值得找尋的東西麼？還是早些休息的好，你要爲了毫不緊要的東西傷了你的精神。」快活人說話的時候，臉上堆滿着笑，兩塊臉肉躁了起來；眼睛的上下都是極深的縐紋。這是平常慣了的，凡逢說話總是這樣，並不是特地爲了他。

他回答道，「我所找尋的，並非不要緊的東西，乃是比你所說的那些更要緊的東西。我天天找尋，各處地方去找尋，竟沒有一毫消息！我告訴你罷，我要找尋眼淚。」

快活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口腔大張，成一個深陷的圓洞；乾脆的笑聲連續不歇。停一回，才說，「眼淚，你竟爲了眼淚而這樣勞苦麼？我是不滴眼淚的，也

不知道眼淚從身體的什麼部分發源的。可是我見過些癡愚的人，他們的眼眶裏曾有眼淚流出來。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的眼淚滴着的地方，使你到那些地方去找尋。

「你要找眼淚，可以到火車站或是輪船埠頭去。在那些地方，有許多男女老少的心，都似給什麼東西壓緊了。一句話的時刻，大家不肯放過，總要勉力地說。便是說不出，也夢想一秒鐘就等於無盡的永久。手和手的緊握，臂和臂的相扶，脣和脣的接觸，都似乎從此凝固，不願再分開了。忽地嗚嗚的汽笛聲叫了，談話的被打斷了，夢想的被驚醒了，凝固的被分開了，他們的眼淚就泉水一般湧出來了。這在我看來是很可笑的，但你若到那些地方去，確可以尋到他們所滴的眼淚。」

「我不要這種眼淚，」他回答說。「這種是愛和戀的淚；既然他們滴得這麼多，何至於難尋？我若要這種，早就到火車站或是輪船埠頭去了。」

快活人點頭道，「不要這一種，還有呢。你要找眼淚，可以到母親們的懷裏或是搖籃裏去。在那些地方，睡着許多嬰兒。嫩紅的臉龐，頭頂長着柔軟的黃髮，烏

黑有光的眼睛向上直視，真是好玩的小東西。他們忽地呱呱地哭起來，又自然而然而停了。眼淚雖不及剛才說的那些人這樣多，想來也可以滿足你的欲望了，你就去罷

「

「我不要這種眼淚，」他回答說。「這是幼稚的淚；既然差不多家家有的，何至於難尋？我若要這種，早就到母親們的懷裏或是搖籃裏找去了。」

快活人道，「又不要這一種，還有呢。你要找眼淚，還可以到戲院裏的臺上去。在那常常演沒有這回事的悲劇，故意做出些可笑的事情來給人家看。或者女子死了丈夫，或者大將盡忠殺身，或者男女相愛而不能常在一起，花樣雖然多，換來換去總是那幾套。演戲的人演到他們以為最慘苦的時候，他們就嗚嗚地哭了，或是大聲地號了，或是沒有聲息地泣了。不管他們是真是假，我想，既然算是哭，總有一些眼淚。你去罷，到戲臺上去找罷。」

「我也不要這種眼淚，」他回答說。「這種是虛假的淚；而且並不具有這種淚

• 我何必到戲院裏去呢？」

快活人再說不出了，眼睛睜睜地看着地。隔了一會，才問道，「你究竟要那一種眼淚呢？我相信除了我所說的，世界再沒有眼淚了。你知道更有別種眼淚麼？」

他回答說，「有，我確知道還有別一種眼淚。我所找的，就是這別一種了。我告訴了你罷，我要找尋同情的眼淚。」

快活人顯出很奇怪的样子，眼睛斜瞪着，隨後輕輕搖頭道，「沒有的吧？我向來沒有聽見過這奇怪的名字。什麼「同情的眼淚。」我也想像不出那種眼淚是什麼人流的；和爲了什麼而流的。既然你說起了，可能詳細地把那些告訴我麼？」

他說，「你願意知道，我自然願意告訴你。同情的眼淚是爲着多數人而流的，不單爲了對面的一兩個人。又因心中真有感動而流的，不像嬰兒的幼稚無知，自然流淌。又是十分真摯的，沒有一毫虛假的意思。至於什麼人流這種眼淚，我可不知道了。我走到各處地方，留心一切人的眼眶裏，看有沒有滴出一滴這種眼淚來。誰

知道竟沒有！我因此想，大概這種眼淚，從一切人的眼眶裏遺漏在什麼地方了。遺漏了東西總可以尋找到，所以我到處尋找，希望檢還了他們。又或者流這種眼淚的人我還沒有遇見，希望在尋找的當兒，有機會得以遇到。」

快活人不相信的樣子，只是搖着頭，說，「我真不明白。如果有人流這種眼淚，不是比我告訴你的更癡愚麼？人是聰明的，高出萬物的，何致癡愚到這個地步呢？我不能相信你的話。」

他很憐憫快活人，柔和地歎息道，「你就是失去這種眼淚的一個呢！可要同我一起去找尋？如有機會，將失去的東西取了回來，豈不很好！」

快活人當然不高興，說道，「我向來不滴眼淚，那裏會有失去的？況且我用不到眼淚呢。我不高興跟你做這種無益的事。我要唱喜悅的歌去；我要跳優美的舞去。」

他見快活人沒有意思同他一起走，便辭別了，仍舊找尋他所要的東西。快活人

看他走了，冷然一笑，可憐他的愚蠢和固執；隨後就向快活的地方，做快活的事情去了。現在他改換方法了，專向人多地方去找。一個時候，他站在大街旁邊。嗚嗚的汽車比風還快，突然來了，忽然又不見了。行路的人前後視看，非常驚惶的樣子，恐怕身體給汽車輪壓爛了。載煤的大車，前面由騾子拖着，那些騾子瘦到不像有肌肉的；汗水將污黑的毛沾溼了；每走一步，勉強屈着腿，似乎要跌倒了；然而還是半閉着眼睛向前走。那些趕驢子的人呢，臉上沾滿了煤屑，成爲深黑；眼睛彷彿張不開的；僅有嘴唇的部分，露出可怕的紅。許多拉人力車的人，他們舉足奔跑，足反屈時，幾何觸着臀部；兩手用力揪住車柄，臂膊同鳥翅一般翹了起來。灰沙被風吹起，一陣陣送進他們的鼻孔和口裏；他們吁吁地喘着，聲音響而粗，彷彿氣筒正在抽噎呢。汗是沒有工夫揩了，只令流下來，滴在馬路的沙土上。

他心裏想，「這裏當有同情的眼淚了。」但是仔細尋找，竟沒有一滴。看看那些駕汽車的，行路的騾子，趕煤車的，坐人力車的，他們的眼眶都不像會滴眼淚的

，也不像會滴眼淚的。於是他失望地走開了。

他又走到一所大會場旁邊，看見成千成萬的人擁擠着，在那裏等一個人。他就聽他們講這個人的歷史：「這個人會打過好幾回大仗，因為他的規劃，殺死了無數的敵兵，青草的地上，泥土的溝裏，仰着俯着，絕了生氣的，都吃的他的鎗彈。農屋毀壞了；花園殘廢了，學校裏沒有讀書聲了，工廠裏停了機器聲了，都經了他的炮火。少了手的，斷了腳的；在丈夫坟上歎息的，看着兒子的照相哭泣的，都受了他的賞賜。現在打仗完畢，他打從這裏經過。」

他心裏想，「這裏當有同情的眼淚了。」但是當這個人來到的時候，大眾現出異常敬慕的面容；跳躍起來，彷彿一羣青蛙；歡呼的聲音同潮水一般，愈湧愈高；拋起的帽子舞蹈於空中。在這如狂的紛亂中，他們把這個人擁進大會場；聽說就要開歡迎會呢。他們的臉上只有笑，只有興奮，那裏像會滴眼淚的，那裏像會滴眼淚的。於是他失望地走開了。

他又走到一所大工廠裏，裏邊有無數的男女工人正在工作。機器的聲音震得他們的耳朵木了，機油的氣味薰得他們的鼻管塞了。多麼大的鐵輪！一定要費身用力，才能轉動。他們的臉上有些死的意思了，又是僵白，又是枯瘦。有幾個伏在機器旁邊，吃帶來的最粗劣的東西。有幾個女子停着手出神，正想念他們家裏的小孩，不知尋母不見，啼哭到什麼樣子了。然而何敢多停呢，吃東西的草草吃罷，想念家裏的如夢警覺，重又做他們的工作了。黃昏的時候，他們才從廠裏回家去。此時熱鬧的夜景還沒有消散，幸福的人正尋各種娛樂呢。釋放出來的工人們雜在裏邊，似乎有些不調和的樣子。

他跟着工人們走，心裏想，「這裏當有同情的眼淚了。」但是，正同河水一樣，加入了一派水流，就合着流去，大家沒有別的照顧了；夜遊的一切人，和新加入夜景裏的工人們，彼此沒有什麼新的感覺，還是平時的模樣。看他們的眼睛裏，都像向來沒有水的井底，不像是會滴眼淚的，也就難料是會滴眼淚的。於是他失望地

走開了。

他想改換的方法又失敗了，同情的眼淚還沒有找到，心裏很爲憂悶。隨意走去，却到了鄉間。一所草屋的前面，是一片廣場。場上有四五棵楊樹，明亮的陽光正顯出綠葉的鮮嫩。這農家不知將有什麼宴飲的事，一個婦人正在殺雞呢。十幾頭雞都囚在一個篋製的籠中。她取出一頭，左手執住他的翅膀和雞冠，右手拔去他頸部的毛，隨即拿起一柄刀來，把頸部割開了。那雞的足挺了幾挺；身體似欲抵抗，但沒有法了；鮮紅的血從頸間流出來了，她用一個碗盛着。鮮血滴完以後，便被關在地上；身體略微動了幾動，就成爲羽毛包着的骨肉了。第二第三頭雞也是同樣的受這種待遇。

殺到第五頭雞的時候，從屋子裏奔出一個小孩子來。他有多血的面龐，眼珠烏黑而流動。他奔到婦人的旁邊，看着地上幾堆羽毛包着的骨肉，又看着籠中的雞，更相着婦人手裏正殺的一頭，容貌淒窘極了。突然之間，他拉住婦人的右手；悲哀

的哭聲從喉間迸發出來了；眼淚滴下，像活活的流泉。

尋找眼淚的人看到這裏，便同得了寶貝一般，叫道，「不料在這裏尋到了！」因為這是過度的安慰，反疑身在夢裏；然而明明是真的眼淚，一滴一滴彷彿明亮的珠。他就走近去，湊着那小孩的眼前，待眼淚流出來，將雙手盛着。不多時，兩手都滿滿的了。

他想，「一切人失去的東西，現在給我尋得了！以後我的責任，就在把眼淚還給他們了。」他就向快活人那邊走，因為快活人不相信失去了這麼一件東西，所以先送給他看，叫他好好保存了罷。他還要徧遊各處，將他的最寶貴的禮物送給一切人。讀者諸位那裏，大概快就要到了，諸位豫備受領他的禮物罷。

一九二二，三，一九。

(四) 懶惰老人的來世

小川未明

作者

這一篇童話的作者，是日本現代的小說家小川未明。他在文學上能夠自己開拓自己的領域，不須依附團體的提攜。他的頭腦，非常燥急，進行和特別快車一般的快。他又有詩才，近來已加入了社會主義同盟。日本的文壇上，正希望他成功一個「詩人的社會主義者之好模範」呢。

作品

懶惰老人大概是日本民間傳說的一個人物。作者借這人物說他來世的情形。說他因為過分懶惰，不能為世上做事，連天上的佛爺也想不出叫他來世做什麼。無可奈何，只好叫他做生在人跡不到之處的海草；永久的做軟軟的海草。意思裏也有些勸人應當勤勉哩。這篇是曉天譯的。

某處地方，住着一個懶惰的老人，老人從年青的時候，對於活動手足與人談話

，就非常懶惰，隨時凝然不動，就是他所最喜好不過的。

春天的花開放了，也不到那裏觀賞觀賞去；什麼熱鬧的大祭，也沒有特意去觀看的心意；每天只是凝然不動的屈着背坐着。

年紀老了，越發的懶惰起來。連豎直那倒去的火箸也覺得是麻煩不過的。可是老人，大家都愛他認他做德厚的人。他的生活也還不苦，整日的到有太陽的地方去向日黃。

老人雖說不敏於口，可是內心是很善良的。若人們老爺爺老爺爺的叫着來的時候，那，他就做出很冷淡的樣子表示他的厭煩。

「老祖爺！今日天氣很好不到那處去散步麼？」家裏的人這樣說。老人揚着禿頭仰着空。

「啊，風冷得很，沒有去啦。」這樣的說。

老人還做着怕冷得很的樣子。老人雖是這樣冷淡，可是對於兒童們，是很親愛

呢。

老人本是頂懶惰的，集合起小孩來，決不會講有趣味的話給他們聽；可是一見着他們就一團和氣的哈哈的笑。小孩們老祖爺老祖爺的叫喚着在他旁邊遊戲。老人酣睡去了的時候，他們載紙片在他頭上，插旗子在他背中，那樣的頂好笑的在玩弄嬉戲不了。

老人特別對於兒童，不有一點厭煩的樣子。

不論誰，年紀老了是要死的，同樣的這老人到了最後，傷亡的日子也自然來了

老人在世的時候，沒做過惡事，於是往極樂去了。

這時，佛向老人說：

「你在世間太懶惰了，對於他人也沒做過好事，反面惡事也沒做過，而對於兒童又很和藹親切，所以不論什麼你所願望的你說了，都可以給你一樣罷！」

老人低頭而想，究竟要求什麼好呢？

「佛爺！我再成人到世間去只這次夠了。我願望使我成個更好優遊安樂的東西啊！」這樣的祈願了。

佛以老人這樣的懶惰，不禁的發笑了。

佛想着，像這樣使他成個什麼呢？想了又想，像老人所祈願的東西一樣也想不出來。

「使他成蛇罷！」佛這樣想，但是蛇冬天是畏寒的，不適用於老人。

佛向種種方面都想到了所得到的結果。

「使他成雲罷！」這樣的想了。雲在渺茫無邊的大空裏，每日無定向的漂浮自在的。像老人這樣懶惰的人，是頂適當的了。可是大風吹來的時候，仍不得不急急忙忙的東奔西馳。像這樣，也還是不適用於老人。

佛可困難了；可是最後想出來的結果，遂使老人成爲像下面那樣的東西了。

那裏是遙遠的南方的溫暖的海，人跡不到的地方，把老人變成了在那海裏的岩
蔭上軟耐軟耐的海草了。終日軟耐軟耐的浮在海面上，日光很溫暖的照着，波影燦
爛燦爛的輝耀；鳥也不常飛來的那小島上，人類獸類也沒有一個棲息着；就是通過
那近旁的汽船的黑烟，尙且不能見得着呢！只是岩上開着的鈴蘭的白花，幽微的發
於清香而被那平穩的暖風煦煦地吹散脫落罷了。

這樣的一日過去，不覺間十年二十年的過去，百年二百年的過去。但是獨有那
個地方，無論何時，日出以至日沒，同樣的光景是繼續着。

三 現代的戲劇

(一) 美尼

賓斯奇

作者

賓斯奇 (David Pinski) 於一八七二年生在俄國的英別羅芙。二十



歲的時候，住在莫斯科，旋因俄人放逐猶太人，移居波蘭。後來他到德美兩國留學，曾在紐約辦過社會黨的日報。他的作品，短篇小說和戲劇都有，而戲劇更所擅長。曾有批評家稱贊他戲劇中散文的美妙，和熱情，真實，簡直能超出現代的作家。他真是現代猶太戲劇家中傑出的人物啊！

作品

這一篇獨幕劇的情節，是一個美貌的尼姑海特威因為篤信聖母，情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戲劇

願看守聖母面前的長明燈，在兵亂的時候，不怕危險；坦白虔敬的要盡她的職務，後來竟因此被野蠻的兵士刮去。作者的深意很多：那長明燈便是光明的真理。海特威便是擁護真理使者。野蠻的兵士，便是破壞真理的惡魔。在劇中，兵士把長明燈打壞了說：「這裏再也沒有你的事了；沒有長明燈勞你照顧了。你可以去！」但海特威再回答說：「我會另找一個燈，燃着了，替你們禱求上帝恕罪。」這話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愛護真理，何等的甘願爲真理而犧牲啊！本篇的譯者是冬芬。

劇中人物

尼院主持

女尼奧奈底娜

女尼荷達西亞

女尼海特威

兵甲

兵乙

劇中的事是在戰時遇到的。

尼院的小禮拜堂。聖母像前燃着「長明燈」；像座下跪着尼院的主持尼和女尼奧奈底娜，女尼荷達西亞，——從外邊來了大礮的轟聲。

主持尼 聖母啊，女尼們都不敢拚着性命和名譽的危險守在此地管護「長明燈」了，求你開恩，不譴責我們。如果我沒有引導衆姊妹們到平安地的責任，可以獨留在這裏，我眞要快活到什麼似的了。你是知道我極願這樣做的。——你，能夠看到我們心裏。而況你會保佑我，你會消除我的一切磨難，沒有危險會到我身上。

（她手畫着十字，立了起來。）

兩女尼 （也立了起來。）

主持尼 你們到底都不想留在這裏受聖母可靠的保護麼？奧奈底娜姊，你呢？你素常是信仰極堅而且年紀又這麼大了。

女尼奧 我若留在這裏真快活啊。我原知道年紀大是女人孤獨時的好保護，而況聖母的手又一定是更大的保護。但是想起野蠻敵人那樣的完全無法無天，誰又料得到？他不認識上帝，也不認識聖母，而且他也不顧年紀老不老。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犯不着再受罪惡的淫污了。恕我，神母，（圍女尼稱主持尼的稱呼。）讓我跟了你去罷。

主持尼 我只好說你是孩子氣，只好說主在你心裏未曾堅強了，奧奈底娜姊啊，我不願強迫你留在這裏了。主以為強迫是惡的服淚。聖母只要愛她；也許祇受愛的服務。荷達西亞姊，你呢，不想把那個愛的服務給聖母看麼？你可以當這個差。很安全的留在這裏。你知道你是怎樣的醜惡。以你這醜，加上主的陪佑，你有的，是更大的保護了。

女尼荷 我知道，我要永久感謝上帝不會把那從美臉兒來的傲心給了我。但是我從來不知道我竟醜到那麼樣。

主持尼 我希望手頭有面鏡子。如果你照見了自己的臉，恐怕你會暈倒呢，你要有許多日子心裏作惡，吃不下一片麵包。你到尼院來是爲躲避鏡子的罷。（圖尼院內無鏡子。）

女尼荷 美貌往往是一種「口味」罷了。你知道敵人兵士的「口味」怎樣？

主持尼 啐！你一定不要留在這裏了。如果那些畜生強劫了你，還要自傲起來了。

女尼荷 你不應該說這個話，你見得我不是願意走開麼？

主持尼 是是。空言是不中用的——聖母！（很恭敬的畫了個十字。與奈底娜和荷達西亞照樣做了。於是他們都轉身向着門。）

女尼荷 （在門前閃出。她極美。稱身的女尼服裝更顯出她的美麗。）

主持尼 （忍不住失驚高呼。）海特威姊，你來這裏幹什麼？你應該第一個先走開

· 你又帶着你的美貌來這裏幹什麼？立刻離開！敵人早已在大門前了。

女尼海 | (走進小禮拜堂) 我願留在這裏。

主持尼 | 什麼？

女尼奧與女尼荷 | (以手畫十字。)

女尼海 | 我願留在這裏看守教堂，照管「長明燈。」

主持尼 | 你不發昏麼，姊姊？

女尼奧 | 她一定是失心狂了。

女尼荷 | 這是從她的美貌來的，人人贊揚她的美貌太過分了，以致變了她的頭。

女尼海 | 你的觀察是不錯的，荷達西亞姊姊。這是從我的極頂美貌來的，但不是因

爲我的頭變了。上帝看見我的心，你們現在總該大家都知道我從來不曾因爲我的美貌而自驕。但是我願留在這裏，因爲我已信託了我們的聖母，並且——信託我的美貌。

主持尼 你這話什麼意思？

女尼海 我的美貌將做我的保障。

主持尼 孩子！你說些什麼了！

女尼海 他們不敢污辱我的美麗。

主持尼 傻話！

女尼海 聖母給我這個思想。我知道這是從聖母來的。

女尼荷 從魔鬼來的。聖母恕她那句話無罪呀！

女尼海 美貌啓人虔敬之心。你一生見過許多的聖像罷；你可曾見過一張醜的？我

們的基督是怎麼一個相？我們聖母的相又是怎樣呢？她那屬於神的美麗何等樣感

動我們！天使（圖即安琪兒）們的相貌怎樣？美是心的靈機，美是祈禱，美就是

宗教。

主持尼 美是妖邪，美是誘惑，美是迷人的毒酒。姊呀，你爲什麼要提起畫像和石

像，說到那冷的大理石和死塗布上的色彩呢？在仇敵的狂縱獸慾的兵中間，你只是個活的美貌的尼姑呀。

女尼海 他們不會來犯我。

主持尼 他們要……（男子的聲音從外面來。）唉他們已經到了！……快，快快！

海特威姊！海特威姊！（急奔出，奧奈底娜和荷達西亞跟了出去。）

女尼海 （慢慢地走近神像面前，屈膝跪下。）

兩個兵 （衝進來，鎗頭上着刺刀，他們用衝鋒的姿勢舉着鎗；看見沒有人，他們就止步，鎗也放低了。）

兵甲 （舉手畫了個十字。）

兵乙 （正要照樣做，但忽又放下了手。）吓！這是敵人的教堂！

兵甲 你瞧！一個尼姑！跪着哩！

兵乙 她正在那裏請求上天來毀滅咱們。咱們了她的愿心罷！先讓我們來瞧瞧她是

不是年青的。

女尼海 (畫十字，兩手掩了臉。)

兵甲 她把臉兒躲起來了，這就表明她是一個年青的。

兵乙 只看她的身段就得了。那一個老尼姑會有這樣的身段。動手嘗嘗味兒罷，你聽怎樣？

兵甲 但是她竟留在這裏不怕，那一定是個醜陋的鬼婆了。

兵乙 (走近女尼海。) 你禱告的時候也夠多了，讓我們瞧瞧你的臉兒。

女尼海 (把掩面的雙手放下，畫了個十字。)

兵乙 (喜得怪叫起來。)

女尼海 (慢慢立起來，轉身，面對那兩個兵；伊緊貼了石像前的牆壁立着，臉上帶着鎮靜的虔敬的恕人非的表情。)

兵甲 (驚奇到氣息急促。) 好個美人兒呵！好比是從畫兒上走下來的哪。

兵乙 而且她竟不驚慌。奇了。難道是大家逃走時忘記帶了她去麼？還是她特地要落後？

女尼海 我特意要留在這裏。

兩兵 (聽了她的嬌音樂極了。)

兵乙 (少停之後。) 你特意要留在這裏，你特意？

女尼海 留在這裏盡我的宗教職務。

兵乙 而且一點也不怕？

女尼海 我不怕。

兵乙 不怕，嘻嘻？

女尼海 我不在危險中。

兵乙 什麼？(兩個兵都向禮拜堂裏四下亂瞧。)

女尼海 你們誤會我的話了。這裏並沒藏着一個人做我的保護。我的保護就在你們

自己中。

兵乙 你不用說！

女尼海 你總允許我繼續禮拜聖母，念禱告罷，你，也是基督教徒罷？

兵乙 這都不相干。我還不曉得你留在這裏到底是不是因為你是這樣的一個虔信的

基督教徒。你留在這裏幹什麼？

女尼海 看守這盞「長明燈。」

兵乙 爲這一點事，不好留幾個老貨麼？

女尼海 他們都害怕。

兵乙 老貨都害怕，你倒不怕？

女尼海 不怕。

兵乙 一定有緣故。這是個圈套。

女尼海 院中只剩我一個人了。

兵乙 敢是你想在這裏發見些事麼？你想偵探麼？

女尼海 （搖頭否認，誠實坦白而且虔敬。）

兵乙 （拉住了伊的臂膊，折着肩膀了。）你說的是真情麼？

女尼海 （以鎮靜，虔敬，感動的目光向他看。）

兵乙 （乾笑着放了手。）

兵甲 她看來像一個活的瑪東娜（圖即聖母。）……幾乎要叫你相信這是從石像上

走下來的聖母……哈，哈，……

女尼海 （搖頭。）不是，我不過是個尼姑……聖母的女僕。

兵乙 （對兵甲說。）鬼捉了你，你差不多嚇我一跳，你蠢驢！

女尼海 但這是聖母的意旨，我應該留在這裏。

兵乙 如果竟不是別人的意思，「那就算是聖母的意旨罷。」算了，不用再說那些

廢話了。像你這樣美貌的姑娘總不應該落後的。我們是戡兵。不論見了什麼東西

都口饞的，你明白罷！見了女人，而且是美貌的年青的——更饞。你應該猜想到

那個。

兵甲 哈，哈……而且饞到這樣的地步！

女尼海 你們不該來打擾我的職務。靜靜兒去罷。

兵乙 當真！（舉鎗描準，一鎗把「長明燈」打熄。）

女尼海 （聳肩作抖，畫十字，并且低低禱告。）

兵甲 啊啊哈哈……哈哈！

兵乙 你的職務完了！現在看你怎麼說？

女尼海 （閉了眼睛靜兒立着，伊的臉上顯出忿恚與悲傷的表情。）

兵乙 （對兵甲。）一個美人，嘻嘻？

兵甲 魔鬼般的美麗。

兵乙 伊有求你幫助的意思呢，嘻嘻？

兵甲 幫助呀！我該說鬼迷了你！

兵乙 那麼我們便不客氣罷？

女尼海 （張大了眼，直瞪視他們。）

兵甲 就在如今她這樣立着對我們瞧的時候〔動手〕麼？

兵乙 你真是懦弱的人——縮頭縮尾的兔子！

兵甲 天知道我不是那樣的人。

兵乙 而且你怕她。

兵甲 你也不是勇敢人。

兵乙 哈！哈！

兵甲 臉兒長得這般美的女人只可在暗中強劫的。

兵乙 哈，哈！你是笨驢！（粗暴地對海說。）你站在那裏幹什麼，像是貼在牆上

的？這裏再也沒有你的事了；沒有「長明燈」勞你顧照了。你可以去！

女尼海 我會另找一個燈，燒着了，替你們禱求上帝恕罪。

兵乙 且慢着：我再加幾下，好讓你也替新的〔燈〕禱告。喂，爲什麼你不去拿燈？爲什麼你是站在那裏不動一動？——如果我存心強剗你，我是不怕，即使你站在那裏用那樣的眼對我。你懂得麼？——你毋須這樣的看着我！懂得麼？都是你自己做錯了，你可不用埋怨別人——哦，爲什麼你總不說？你站在那裏幹什麼，這樣瞪眼看什麼——倒像是貼在牆上似的？——噢！在你身後的牆上沒有什麼東西罷？你不是掩藏着什麼東西罷？一個機紉罷？一按就是暗號罷？離開這牆！

女尼海 (高舉雙手) 我在聖母面前對你起誓……

兵乙 (呼吸急促，看着伊，形如野獸，等候剗伊的適當時候；他設計做出似乎要掩到伊背後的樣子。)

女尼海 (見了他的舉動；就兩眼看定他，不稍離開。於是身子也慢慢轉過去。)

兵甲 (一見海已經轉身，背向着他，便帶着含羞的微笑，縱身向前，自後抱住了

她，兩手捧住了她的臉，狂叫起來。）

兵乙（像野獸似的狂叫起來，搶住了海的兩腿，把她抱離了地。）〔幕落〕

(二) 爸爸和媽媽

巴僚斯

作者

我們搜索外國的文學作品，大抵注意集中在歐洲方面。新大陸的北美，留心的人也很多；至於南美方面，卻往往疏忽了。這裏特爲舉一個南美作家的作品。那位作家就是巴僚斯，(Eduardo Barrios)是智利國現代最大的小說家和戲曲家。他的著作有生命集，(Vivir)是一千九百十六年出版的，現在已有人把他的作品翻譯成英文了。

作品

本篇是冬芬在英文本中譯出的。作者假託兩個小孩子玩耍着演戲，一個扮做爸爸，一個扮做媽媽，演出男性對女性的種種暴戾態度。這並不是小孩子所能做得出的，乃是孩子看慣了長輩的舉動而模倣出來的。作者把小孩的動作寫出來，無異是把家庭中成人的動作攝演活動影戲，使觀衆知道家庭中的孰是孰非。這是一篇討論家庭問題的獨幕劇。

一排矮屋前的小街，靜靜的，正是黃昏時候。一盞街燈和一樹滿塵土的葉子，反襯出一堵粗磚砌的牆。其時，一份中等人家住的房子的一扇窗開了，窗內有一面光輝不明的鏡子，還有一個海螺，掛在牆頭。當着窗櫺，有一女形的身體坐着。

這個女子，年紀還輕。街燈的光照了她的臉色，有點蒼白。她的眼睛定定的，似乎正在思想。

每晚吃過飯，她丈夫出門後，她一定默坐靜思；她想些什麼呢？那時女僕正在洗滌杯盞，孩子們正在街角遊戲，她却默坐靜思些什麼呢？……敢是她等候丈夫回來麼？抑是她因為倦乏了，故而獨自靜聽鐘擺的聲音徐徐地在神秘的影裏走過去麼？

夜是靜靜的，天上清明；輕雲在已經轉變成蒼白色的蔚藍的天空漸漸變為白

色了。天河橫在空中，愈顯得夜的平靜。繁星閃閃的發光，月光又白又圓，喚起愛戀與浪漫的思想。

兩個孩子正在街頭玩耍。一個是拉蒙，一個是姜娜。還有一個嬰孩，路亦不大會走的，坐在靠街門的門檻上；雖然聽不懂別人的話，却也靜靜的聽，並且張大了驚異的眼看着。小拉蒙已經出齊了他的永久齒。他是活潑；好說話，雙腿不時的動。

姜娜年紀小些。也坐在門檻旁，正排好一些鈕子，火柴匣，和廢物的小包。拉蒙和姜娜正玩着大人們做的事，因為他們也和別的小孩子一樣，喜歡模倣大人們的舉動，豫備做大人了。

拉（兩手插在衣袋裏，擺開着兩條腿，立在他姊姊的面前。）那麼，我們玩什麼呢？

姜 我的小販鋪子又擺好了。（她把那一排的小匣子和鈕子弄得筆直。）

拉 難道我們還是來那個買賣的玩兒麼？

姜 自然·來罷·還是我做店鋪夥計，你做買主·你不見這里有許多人都不會買過

一點東西麼？水手的女兒和貧民窟裏出來的那個傻小子都——

拉 好，就來罷·我就算貧民窟裏出來的那個笨小子·（他退後幾步，站在牆角前，然後他口裏吹噓着，把身子旋轉，轉時兩個腳後跟一碰，往牆上一擦·）

拉 （作鼻音·）太太，太太，媽媽叫我來買白晝的時間，用幾個乾梨子來和你交易·

姜 （板着脸，做出店鋪夥計的不耐煩的神氣來·）咳，你這樣笨！對你媽媽說，

快把早上賒給她的去濟藥水錢還我來·（一個難堪的沉默·這個遊戲拉蒙覺得沒趣·）

拉 算了·我們換一種花樣玩玩·時常玩這個店鋪子，教人討厭·

姜 （扼腕·）我們玩祖父，好麼，不然就講故事？

拉 你聽。祖父帶眼鏡有什麼好處？

姜 你這笨人！帶眼鏡爲的是看。

拉 我本來也常常這樣說。但是你不曾留心到麼，祖父同人談天的時候，總是從眼鏡上面往外看，閱報的時候，總是把他們攔在額角上的？

姜 那倒也是真的。那麼，眼鏡好在那裏呢？

拉 算了，不用再多講了。我們來玩——玩——

姜 玩造房子！

拉 呸！

姜 （高興起來。）得了，我們玩爸爸和媽媽罷。我做媽媽。或是廚娘；我都可以，隨你要什麼。或者我兩面兼做——我就兩面兼做罷。

拉 （拾取一根枯枝來，當作手杖。）我就做爸爸罷。我從工廠裏回家吃飯，叫你趕快把飯弄來，因爲我還要去看戲呢。這樣你看好不好？

姜好。（興致又鼓起來了。那個小女孩子又把火柴匣子擺好，鈕子聚成一堆一堆的，把那包着碎爛東西的小包兒解開。拉蒙早已退回牆角，此時他傲然揮着臂膊，大踏步，彙彙的走來了。）

拉姜娜，飯好了沒有？快開飯呀，趕緊點，我還得出去呢。

姜知道了，拉蒙，我知道了。厨娘總是那麼慢手慢腳的——（她轉向那個假設的廚房，問道。）薩勃里娜快好了麼？哦？天呀！

（拉蒙舉手稱贊姜娜做的好。於是他縮了縮眉頭，忽然發怒了。）

拉什麼？到此刻還沒有弄好飯？

姜請息怒呀。厨娘，我們快些。讓我來做，拏一個雞蛋給我——麵粉，灶裏添些煤。快，快。

拉（忿忿的大踏步踱來踱去，怒揮他的手杖。）你見過這種事麼！簡直是混賬！一個人做了一天的工作幾乎要死，回到家裏却見中飯都沒有給他弄好！我以為這

是丟臉的。

姜 (笑着·) 正是這個樣子·真做得好·

拉 (插一句) 不許說旁的話·現在你是媽媽·不是別人·(又裝出激怒的丈夫的口吻·) 你們兩個女人整天價幹些什麼事? 我倒要請問呢·

姜 縫紉, 洗衣, 還有——

拉 沒有的事! 全是說話! 偷懶罷哩·呸呸呸!

姜 我希望上帝給我忍耐·噉——(她假作煎蛋的姿勢·)

拉 忍耐? 你教我失笑哩·我餓着肚子呢, 我正有要事呢·有要事, 你聽見麼? 我做工, 像一個畜生, 而回到家裏, 餓得要死, 啊! 這不是男子漢所能忍的·

姜 (她正忙着做煎炒·) 噉! 拿豬油來·天呀! 我不曉得他何苦這般生氣來·噉

拉 亂的不成樣子了·噉, 好, 好! 好個結婚!——(他更加忿怒地走來走去·)

姜 你也不用這樣儘管理怨別人。請看孩子們，這些小流氓；誰打發他們洗臉沐身，誰打發他們穿衣服，誰替他們縫衣，誰——？

拉 算了罷。又是那一套老話，這些也算是了不得的大事。

姜 然而正是呢——啊！豆子也爆到我臉上來了！爲難的，就是一面有這些孩子來糾纏，一面又遇着這個慢手慢脚的厨娘——

拉 (怒) 薩勃里娜既然懶，就攆了她。

姜 不要只管說得高興，拉蒙。找女僕不是容易的事兒。

拉 這些事還要我來留心麼？你應該早就看在眼裏了。你可以學我母的樣。我早已告訴你了。她纔是一個管家的好手。

(因爲姜娜默然有頃回答不出，拉蒙就幫她說。)

拉 你真有點兒發呆了。你接下去的話，要嘮嘮叨叨的說：「你要我依着婆婆的樣子做，那真把我麻煩死了。她這人本來古怪，但是我——你以爲我是個無用的——」

「

姜 (吃吃的笑。) 對呀對呀。我忘記了。

拉 那麼就說一遍。你不懂得玩玩兒的法門。

姜 (喃喃的數說) 你要我依着婆婆的樣子——

拉 (怒了，不等她說完。) 說什麼？你不服麼？

姜 薩勃里娜，遞那把杓子給我。

拉 不對，不對，你此刻應該說：「啊唷，天呀！你的性子太壞！一定你的胃病又發作了。你去吃一點兒藥罷。」你不懂得玩玩兒的方法。

姜 且慢。唔，好了，你瞧後面罷。

拉 (就把自己剛纔說的當做回答，生氣的說。) 胃病。永遠說那些不祥的話。啊！結婚呀，結婚！化幾個錢罷哩，一個人要結婚就為的是有錢沒處化。我常常對朋友說的也是這一句：「結婚罷，後來你就會明白。」

姜 你忘記了一段。「啊！萬一不幸而我竟成了個繃夫，那才快活呢。」於是我回答：「你永遠不會有那個快活。」

（這一句插白竟真個觸怒了拉蒙；他舉起手裏的棒，想打下來，顯然含有惡意了。）

拉 （狂喊。）住嘴！

娜 我們且看看那煎炒，薩勃里娜，給我揭開鍋蓋——（裝作薩的回答。）是，太太。

拉 哼！哼！這就是可愛的生活哩。在公司裏，要我對付那些流氓。在街上，要對付那班英國人。在街車裏，又要對付那些滿頭是汗的女賣票；人踏在你腳上。老婆婆天天上教堂去定要坐車子，我們男子上公司却只得步行……小的們坐輪又是免費，我們做父親的作苦工爲的是什麼來呀。

姜 哼，我死了你就有許多的好處罷！

拉 愚笨，妬忌！

姜 我，妬忌麼？惡鬼的惡，亦不過如此罷。但是，先生，今天可不成。我今天再不能像往常那樣呆笨了。

拉 住嘴，我已經叫你——（他舉起手杖，含惡意而且可怕。）

姜 （改口插一句。）聽着，不要真個打着我，你要記得我們是玩玩兒。

拉 不許開口——不許開口！我討厭結婚呀。發狂了。發狂了。啞啞啞！（他舉杖打那扇靠街的門。姜娜驚得喊出來了。）

姜 （實在怕起來了。）你不能當真就打我呀。

拉 （更怒，更用力打門。）一個字不許說。住嘴！

姜 （嚴肅地說。）不玩了，我們不玩了。你還要玩麼？

拉 不要多說廢話，快快。飯呢。快快。不呵，要你的——

（拉蒙連打那門幾下。手杖只在那小女孩子的頭頂盤旋，愈使她懼怕。拉蒙的

怒氣越來越利害了。忽然他高舉了杖，指着他的假妻，想要劈下。他的眼裏射出惡意的火光；他似乎存心要痛打這個女孩子了。姜娜先尙來個疑問的微笑，後來忽又害怕起來。坐在門檻上的那個嬰孩也怕的哭喊起來。這一下，好像提醒了姜娜，指點她一條救路，她連忙丟了手裏的鈕子和草柴，雙手抱起那個嬰孩，高高的舉起來，對着拉蒙，她說：

姜拉蒙，看你的孩子面上！

〔幕落〕

(三) 一日裏的一休和尚

武者小路實篤



這是日本新村農作時影中立者就是著名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君

作者

本篇的著作人武者小路實篤（Mushakoji Saneatsu）是一個日本的貴族，生在一八八五年。他很崇拜俄國的托爾斯泰，願意實行耕讀主義，貴族的氣燄，不能薰醉他的良心。他在日本的日向組成了一個新村，在那邊，他和同志們自己勞動，自己享樂，彷彿是世外桃源。他想把新村的和平運動方法，做改造社會的起點，使那殺人流血的戰爭，永永絕滅。他爲着愛好和平，曾做過一本詛咒戰爭的一個青年的夢，在中國

已有譯本。他的作品充滿着尊重人道的氣味。並且單純真率，不施技工，極清新，極能感人。他自己曾說：「我的工作，在我是時常不可堪的痛苦。這痛苦，以在最能充實的著作的時候爲尤甚。這是充實極了的痛苦，或是哭而又哭的痛苦。但是這痛苦纔真是力。倘若我的著作裏有些價值，便在於這痛苦自然的沁出在那里這一點上。我的著作是淡泊的，但是我想他並不是稀薄的。不懂得我的力，我的淚與我的心的點滴的人，不會懂得我的著作。在這著作裏不能感到我的血者，是和我沒有緣分的人。」

作品

本篇是周作人譯的。篇中的一休，是日本禪宗大德寺的高僧，初名周建，後改宗純。一休是他的號。後代傳述他的奇行很多，好似中國的濟公活佛一樣，常被用作近代通俗小說的資料。篇中一休所說的話，都可說是作者警策世人的當頭棒喝。



登場人物

一休和尚

寺僕

賣瓦器的 以下三個脚色，可以用一人扮演。

武士

野武士

（山裏的小巷，冬天，將近中午。巷的中央是一個圍爐，一休在爐旁蓋了棉被睡着，寺僕烘着圍爐。一休醒來，呵欠，寺僕對一休開談。）

寺僕 師父，師父！

一休 什麼事？

寺僕 肚子裏餓哪。

一休 肚子也要餓了罷。從前天起，還沒有吃過什麼哪。但是再忍耐一會兒罷。在

這時候或者有什麼小鳥兒捉住，也說不定呵。

寺僕 但是，肚子真是很餓了。

一休 不要這樣說了。聽你說這樣的話，不知怎的我的肚子也似乎餓起來了。

寺僕 師父也一定很餓了罷。

一休 你做着事，自然更餓了罷；我只睡着哪。但是很可笑的，肚子也餓起來了。

不給他放點東西進去，肚裏的蟲有點要不答應了。

寺僕 師父，當真要到什麼時候，纔有飯喫呢？

一休 什麼地方也應該有人死了罷，那時候，或者會來囑託去做引導呢。

寺僕 可是這很靠不住呀。

一休 近地有你認得的人麼？

寺僕 恰恰一個人都沒有。

一休 是麼，那可是窘了。（暫時思想，）但是有了，什麼地方可有棍子呀。

寺僕 有哩。

一休 拿過來。

寺僕 什麼用呢？

一休 想到了好事情了。

寺僕 想到了什麼事情了？

一休 想着喫飯的法子了。

寺僕 用了這棍子麼？

一休 是呀。又把你的手巾拿過來。

寺僕 什麼用呢？

一休 拿來裹頭呢。

（一休起立，用手巾裹頭，手拿棍子，套上木屐，走出門外，沿着山路
急忙走去。）

寺僕 奇想天開的師父，不知道又想到了什麼事情了。唉，肚子餓了。但是打定主見，且去看師父在那里做什麼事，師父所做的事情，原是不會錯的，但是剛纔的模樣，不免有點擔心。

(舞台旋轉)

(山路·賣瓦器的人挑着一擔瓦器，在山路上走來。)

賣瓦器的 唉，倦了。

(放下擔子休息。這時候，一休手巾裏頭，提着棍子，悄步登場。見了賣瓦器的人，大聲叫道，「哇，你把那瓦器借給我。我是從前天起還沒有喫過什麼哪。」揮起棍子，便打過去。賣瓦器的猝驚，撒下貨物，逃走不見。一休望着賣瓦器的人逃去了，微笑着，拿去裏頭的手巾，拋下棍子，挑起瓦器的擔子。又拾起棍子來，當作拐杖拄着，向着賣瓦器的人逃走的反對方向，快步走去。這時候恰與寺僕突然相遇。)

寺僕 師父，這些瓦器是怎麼來的？

一休 哈哈，這些瓦器麼？這些瓦器是從賣瓦器的人借了來的。

寺僕 借了來，怎麼辦呢？

一休 把這個挑到店裏去〔賣了，〕便將這錢拿去喫飯。也給你喫哩。你跟了來罷

寺僕 他倒鬆爽的借給你了。

一休 哈哈，這個全靠了手巾和棍子的威光，所以借了來了。

寺僕 這手巾和棍子，你怎樣使用的呢？

一休 用這手巾裹了頭，揮着這根棍子，假裝要打那賣瓦器的人的模樣，那個老實的賣瓦器的人，撇下了瓦器，便自逃走了。

寺僕 那——那麼，師父是幹了那路劫的勾當來了！

一休 依了看法，也可以這樣的說罷。

寺僕 被告發了捉住了，怎麼樣呢？

一休 那麼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總該不至於讓人家餓死了罷。

寺僕 師父，你真做了辣手的事了。

一休 並沒有什麼辣手。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會錯的，所以你只要放心就是了。賣瓦器的雖然不大像富翁的嘴臉，但是看他的樣子，大約是喫了早飯來的。把這瓦器暫時借了來，總不至於兩天都沒有飯喫罷。

寺僕 但是路劫總是不很好呀。

一休 不，受了餓而做的竊盜，不是惡事。使自己的身體受餓，還不如做竊盜的好。
• 不受餓而做的竊盜，便是我也不去稱贊他。但是受了餓而做的竊盜，却可以稱讚。我從前便想着，倘若餓了，我給他做賊去。而且想給那受餓的人們做個模範。

寺僕 師父，可是只要你說一聲，願意借錢給你的人，大約也有罷；不必去把賣瓦

器的那樣做小生意的器具都拿了來，倒也罷了。

一休 不是這樣的。我要使大家知道，便是賣瓦器的那樣做小生意的器具，受餓的人也可以偷了去的。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會錯的，你放心罷。呃，肚子餓了罷。把這個賣了，且去喫飯罷。而且給你喝一杯，也可以的。去罷。

寺僕 師父，不知怎的有點擔心呢。

一休 真是不懂得情理的傢伙。去罷。

寺僕 但是——

一休 沒有什麼擔心的事情。肚子餓着的人，無論做了什麼，都不要緊的。去罷。

肚子餓了走不動麼？

寺僕 走却是走得動的，——

一休 那麼擔心麼？同你這嘴臉不相稱的乏人呵。

(這時候一個武士登場，恭恭敬敬的走近一休。)

武士 你可是一休師父麼？

一休 是呀，正是一休。什麼貴幹呢？

武士 噫，實在因為是我的父親今天早上身故了。

一休 呢，那是很不幸呀。

武士 父親臨終的時候，囑付引導的必須請求一休師父去辦。

一休 是麼，那是殊勝的心願，我替他引導，一定使他能夠極樂往生罷。

武士 承蒙立刻答應，實在感激之至。

一休 老實說，從前天起一文錢都沒有，這個漢子和我也從前天起都沒有喫一點東

西，肚子全癩了。倘若你隨身有錢帶着，我就想在此刻討了謝禮。你隨身可帶着

錢麼？

武士 噫，若是少許，恰好帶着。

一休 少許就很好。請不客氣的拿出來罷。

武士 噫。(武士將所有拿着的錢都交給一休。)

一休 哈哈，你是個誠實的人。本來也不必將所有的都交了出來。三個人均分了罷。(一休將錢分做三分，拿一分交給武士，又一分交給寺僕，餘下一分收在自已的懷中。)

一休 那麼，早點去罷。(對寺僕。)勞你的駕，把這瓦器拿去，還了先前的那個賣瓦器的人，(把瓦器交給寺僕。)在這擔上，有地方和姓名寫着哩。你說，因為現在沒有用了，特來奉還；剛纔失禮了，要好好的道謝。倘若那邊生了氣，你只說那個和尚是名叫一休的風頭和尚，聲言受了餓便是做賊也可以的，屢次鬧出這樣的事，使我為難；說些這樣的話，連連的叩頭謝罪。還有，算做一點謝禮，把這錢交給他。(一休拿了若干的錢，向武士討了一張紙包了，遞給寺僕。)而在什麼地方順便喫了飯來，要喝酒也可以喝，只是不要喝空肚酒纔好。

寺僕 是。

一休 這個錢交給你，回來的時候，買多少米麥和豆醬蘿蔔來。

寺僕 是，知道了。

一休 (對武士·) 勞你等候了。一同去罷。

武士 還有豫備呢？

一休 不，只要帶了嘴去，便儘夠教令尊往生極樂了。但是在引導之前，須先得給

我喫一餐飯。

武士 遵命。

一休 因為從前天起沒有喫過一點東西，只看我的臉，大約也知道罷。(對寺僕

·) 勞你的駕了。

寺僕 說那裏話。想到現在有飯喫了，忽然的氣力增添起來了。那麼，我去了。

一休 用心着不要使他生氣纔好。

寺僕 是。

(一休和武士向着武士出來的方面，寺僕向着賣瓦器的人逃去的方面
場。)

(二三分間，暫時下幕。)

(開幕，與第一場相同的舞台，同日的傍晚。在圍爐的旁邊，寺僕略有
醉意，很愉快的睡着，蓋着一休所蓋過的棉被，一半却褪下了。圍爐裏
的火大抵熄滅了。在這時候，一休回來了；看見寺僕睡着，悄悄的走上
來，給寺僕蓋好棉被，在圍爐裏生了火，攪上茶壺，點起燈來。於是
暫時沉默。覆面的野武士來訪。)

野武士 有事奉託。

一休 什麼貴幹呢？

野武士 借錢。

一休 到很妙的地方借錢來哩。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戲劇

野武士 是呀，到破戒和尚的地方借錢來了。把現錢都拿出來便罷，否則要領受你的細頸子。

一休 好可怕的氣勢呀。即使不是這樣說，也會把所有的現錢都拿出來的。且請喝一杯開水罷。

野武士 不要喝這樣的東西。

一休 是麼，那麼請等一會兒罷。我便把所有的現錢都獻出來。但是這一點兒也夠不上說什麼獻上哩。

野武士 沒有的東西，我並不叫你拿出來。

一休 很是懂得道理的人。（一休從自己的懷裏拿出一個紙包來，又拿起放在寺僕枕邊的紙包，也不打開來看，一并交給野武士。野武士打開看了。）

野武士 這一點，不會是所有的現錢都在這里罷。還隱藏着罷？

一休 你不相信，請你搜罷。

野武士 老實說，我並不是爲錢而來，乃是要你的頭而來的。（野武士手摸腰刀，這時候，寺僕醒過來，失驚，蒙上棉被。）

一休 要我的頭，這樣的頭有什麼用處呢？

野武士 是呀，放你活着，是亂國之基本呀。

一休 爲什麼呢？

野武士 你在被人家尊作活佛的地位，却喝酒，喫肉，殺生，上娼樓，玩弄男兒，欺詐，路劫，做那等於春畫的詩。放你這樣的和尚活着，我肚子裏的蟲是不答應的呀。

一休 很正當的思想。但是我在覺得喝酒好的時候，方纔喝酒；覺得吃肉好的時候，方纔喫肉；覺得殺生好的時候，方纔殺生；一切都是做了好的時候方纔做的。這些事情，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的重罪。即使釋迦怎樣的說。

野武士 怎樣的時候，喝酒喫肉也可以呢？

「一休 譬如自己私下喝酒喫肉，却叫別人的喝酒喫肉是墮落。在這樣的人的面前，便喝酒喫肉給他看。」

野武士 身是僧家，也有可以殺生的時候麼？

「一休 是呀，在用了殺生要落地獄的話去嚇詐善男善女的人的面前，我便去公然的殺生給他看。」

野武士 可以去逛娼樓的時候也有麼？

「一休 便是遊客，便是妓女，困了心的用法也可以得到正覺；使得人們知道這個道理，我往娼樓去，為什麼是不行呢？對於你這樣的嚴厲待人的武士，我覺得還是妓女更爲可愛哩。」

野武士 爲什麼玩弄男兒也是好的呢？

「一休 玩弄男兒並不是好事情。但是奪取被討厭的東西所覬覦的男兒，却是好事情。我覺得男兒很可憐，沒有想玩弄的意思。但我想便是玩弄着，也可造就他成爲

像樣的男子。

野武士 爲什麼欺詐呢？

一休 這是因爲要救助沒有喫飯的人們，又因爲要警醒世間蠢笨的人們，也因爲要使我肚子裏的蟲高興稱快。

野武士 爲什麼路劫的呢？

一休 因爲從前天起沒有喫飯的緣故。我在什麼時候呢，曾經聽見受餓的一家的主人，不忍聽着自己的小孩因爲肚子餓了猛烈的叫喊，偷了幾個大福餅，因此受了重罰；那時候我便想着，倘若餓就給他做賊去。你曾經有兩天不喫飯麼？倘若你有小孩，他將要餓死了，你怎麼辦呢？我看了重辦那受了餓而去做賊的人的漢子，很是生氣哪。

野武士 在什麼的時候，可以做春晝一般的詩呢？

一休 少年的僧侶因爲過於怕懼欲念，怎樣的窘苦，你未必知道罷。我可是知道的

，而且對於這些人是有同情的。他們倘若知道，便是我也時常要發動的欲念，或者可以安心幾分罷。我是這樣的想着呢。（暫時中斷。）人們不是應該互相責備的，是應該互相幫助，至少也是應該互相寬恕的。或者你是一個沒有被罪惡所汙的男子罷。倘若就這樣，那麼我是初次見到不會被罪惡所汙的人了，好好的讓我將尊容瞻仰一番罷。

（野武士將錢包悄悄的拋在一休的前面，急忙的逃去。一休恰如無事模樣，在爐上烘他的手。寺僕從被裏伸出頭來。）

寺僕 師父，得了救了。我這是要怎麼了，正愁着哩。

一休 哈哈，是個簡單而且忠厚的可愛的野武士。——你的事情怎麼了？

寺僕 上上的成功。我告訴他說你就是一休師父，他說只要這樣說了，他很情願把這瓦器都獻上來呢。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傢伙。

一休 是麼，爲什麼我是這樣的被大家所愛的呢？

(寺僕將要坐起·)

「一休 還想睡覺，便睡着罷。還是很渴睡的樣子哩。

寺僕 但是要做飯呢。

「一休 不，那由我去做就是了。不要費兩天的工夫，好好的做出飯來給你看。

寺僕 那麼拜託你了，我再睡一覺罷。(寺僕又睡着·)

「一休 這回你醒過來的時候，大約飯可以做好了。(暫時中斷·) 噲，還是淘米罷

(一休起立·幕下·)

一九一三年三月原作

(四) 棠棣之花

郭沫若

作者

郭沫若，四川人曾，在日本學習醫學。歸國後致力於文藝，和許多同志發刊創造雜誌。他的劇曲詩歌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他很崇拜世界的大作家歌德，所做的詩歌劇曲，很有雄渾奔放的氣勢。在國內的新詩壇上能獨樹一幟的。

作品

這一篇是戲曲，劇中除說白外，有許多句子要歌唱的。聶政是戰國時的一個刺客。當時有一個嚴仲子因和韓國的宰相俠累有嫌隙，託聶政去刺累。政起初因母親還在，不曾允許。母死後，竟爲仲子把俠累刺死，並且自殺。作者借這故事，發抒胸中慷慨激昂的鬱積。篇中正是聶政將要出發時祭母別姊的情形。那聶政和聶嬰姊妹倆所唱的歌詞，字字悲壯，真不知是淚是血！

人物——聶政。（年二十歲。）

其姊嫫。（年二十二歲。）

佈景——一望田疇，半皆荒蕪，間有麥秀青青者。遠遠有帶淺山環繞。山脈餘勢

走來左近田疇中形成一帶高地，上多白楊。白楊樹上歸鴉噪晚；樹下一墓，碑題「聶母之墓」四字，側向右。右手一條隴道，遠遠斜走而來，

與墓地相通。

聶嫫荷桃花一百枝，聶政旅裝佩劍，手提一竹籃，自隴道上登場。

聶政（指點。）姐姐，你看這一帶田疇荒蕪到這麼個田地了！

聶嫫（歎息。）噯噯！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後年豐稔，望了將近十年，這目

前的世界成了烏鴉亂草底世界。（指點。）你聽，那白楊樹上的歸鴉噪得煞是逆

耳，好像在嘲弄我們人類底運命一樣呢！

聶政 人類底肝肺只供一些鴉鵲加餐，人類底膏血只供一些亂草滋榮，——亂草呀
烏鴉呀，你們究竟又能高興得到幾時呢？

聶嬰（指點·）你看那不是母親底墓碑嗎？母親死去，不覺滿了三年。死而復生的，只有這些亂雜的敗羣；永逝不返的，却是我們相依爲命的慈母。我們這幾年來久飢渴着生命底源泉呀。

聶政 戰爭不熄，生命底泉水只好日就涸殞。這幾年來，今日「合縱」，明日「連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爭城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盈野，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爲的是什麼。近來雖有人高唱弭兵，高唱非戰；然而唱者自唱，爭者自爭。不久之間，連唱的人也自爭執起來。

聶嬰 自從夏禹傳子，天下爲家，井田制廢，土地私有；已種下了永恆爭戰底根本。根本壞了，只在枝葉上稍事剪除，怎麼能濟事呢？

（此時欲圓未圓的月兒自遠山昇上。姐弟二人已步入墓場。聶政置籃墓前，拔

劍斫白楊一枝，在墓之周圍打掃。聶嬰分桃枝爲二，分插碑之左右。插畢，自簋中取酒食陳布，簋底取出洞簫一枝來。）

聶嬰 嗚呀，你把洞簫也帶來了嗎？

聶政 唉，我三年不吹了，今晚想在母親墓前吹弄一回。

聶嬰 很好，我也很想傾聽你的雅奏呢。

（陳設畢，聶嬰在墓前拜跪。聶政也來拜跪。拜跪畢，聶嬰立倚墓旁一株白楊下。聶政取簫，坐墓前碧草上。）

聶政 姐姐，月輪已昇，羣鴉已靜，茫茫天地，何等清寥呀！

聶嬰 你聽，好像有種很幽婉的哀音在這天地之間流漾。你快請吹簫和我，我的歌詞要和眼淚一齊迸出了。（唱。聶政吹簫和之。）

別母已三年，

母去永不歸。

阿儂姐與弟，
願隨阿母來？
春桃花兩枝，
分插母墓旁，
桃枝花謝時，
姐弟知何往？
不願久偷生，
但願轟烈死，
願將一己命，
救彼蒼生起？
蒼生久塗炭，
十室無一完。

既遭屠戮苦，

又有飢饉患？

飢饉匪自天，

屠戮咎由人：

富者餘糧肉，

強者鬥私兵？

儂欲均貧富，

儂欲茹強權，

願爲施瘡使，

除彼害羣遍！

高政

鼎鑿

姐姐，你的歌詞很帶些男性的音調，儼若母親在時，聽了定會發怒呢。

母親在時，每每望我們享得人生底真正的幸福，我想此刻天下底姐妹兄弟們

一個個都陷在水深火熱之中，假使我們能救得他們，便犧牲却一己底微軀，也正是人生底無上幸福。所以你今晚遠赴漢陽，我明知前途有多大的犧牲，然我却是十分地歡送你。我想沒有犧牲，不見有愛情；沒有愛情，不會有幸福的呀！

聶政（吹簫・）姐姐，你還請唱下去罷！

聶婆（唱・）

明月何皎皎！

白楊聲簫簫。

阿儂姐與弟，

離別在今宵？

今宵離別後，

相會不可期，

多看姐兩眼，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戲劇

多聽姐歌詞。

聶政

(放淚·) 姐姐你怎麼悲抑呀？

聶嬰

(唱而不答·)

汪汪淚湖水，

映出四輪月。

俄頃卽無疆，

月輪永不滅？

聶政

(同前) 姐姐，夜分已深，你請回去了罷。

聶嬰

(同前·)

姐願化月魂，

幽光永照弟。

何處是姐家？

將向何處去？

孫政（起立·）姐姐，你這麼悲抑，使我烈火一樣的雄心，好像化爲了冰冷·姐
姐，我不願去了呀！（揮淚·）

孫榮 二弟呀這不是你所說的話呀！我所以不免有些悲抑之處，不是不忍別離，只是自恨身非男子·……二弟，我也不悲仰了·你也別流淚罷！我們的眼淚切莫洒
向此時，你明朝途中遇着些災民流黎，枯體飆骨，你請替我多多洒雪些罷！我們
貧民沒有金銀糧食去救濟同胞，有的只是生命和眼淚·……二弟，我不久留你了
，你快努力前去！莫辜負你磊落心懷，莫辜負姐滿腔期望，莫辜負天下蒼生，莫
辜負嚴子知遇，你努力前去罷！我再唱曲歌兒來壯你的行色。（唱·）

去罷！二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二弟呀！去罷！

（月輪突被一朵烏雲遮去，舞台全體暗黑如漆，只聞歌詞尾聲。）

九·九，二三·脫稿。

四 現代的詩歌

(一) 樂觀

胡適

作者

凡是稍些留意着中國現代詩學變遷的，大概都知道有一個本篇的作者胡適罷。他是安徽績溪人。號叫適之。中國最近的文學革命，出於他的動力很大。他的家學很有淵源，在民國紀元前六年就起始用白話做文章。民國二年他到新大陸去留學，在美國綺色佳住了五年讀了些外國文學，受着了不少的影響，壯大了他做詩的膽



子，便漸漸試行他那用白話做詩的工作了。他主張死文學非革新不可。要成功新文學，當注意八個條件：第一不用典，第二不用陳套語，第三不講對仗，第四不避俗字俗話，第五須講求文法，第六不作無病之呻吟，第七不摹倣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第八須言之有物。他爲着提倡白話做詩，和他的許多朋友很打了些筆墨官司，結果他竟在舊詩裏殺開一條血路，高高的揚起那革命的旗幟。自從民國八年他的白話詩集嘗試集出版以後，霎時風行全國，引起了民衆試做白話詩的興味，到現在白話詩的基礎居然立定了。

作品

這首詩作者自注是爲了政府封閉每週評論報而做的。每週評論因爲指斥了政府，以致封閉，作者比他做大樹，比政府做斫樹的。大樹一時雖倒已播種子，以後生出許多樹，供人乘涼快樂，那時斫樹的已不知何去了。這豈不是很可樂觀的嗎？



一

「這棵大樹很可惡，

他礙着我的路！

來！

快把他斫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二

大樹被斫做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完了。

斫樹的人很得意，

他覺得很平安了。

三

但是那樹還有許多種子，——

很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

四

雪消了，

枯葉被春風吹跑了。

那有刺的殼都裂開了，

每個上面長出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五

過了許多年，

場上田邊，都是大樹了。

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

聰明的小鳥，在樹上唱歌，——

那斫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二) 登臨

郭沫若

作品

這一首是作者遊日本太宰府的記遊詩，又名獨遊太宰府。詩中的安娜是他的日本妻子。阿和是他和安娜的藝術的作品——兒子。全詩只是平平的口語，却極流利清切。

終久怕要下雨罷，

快登上山去！

山路兒淋漓

把我引到了山半的廟宇，

聽說梅花的名勝地。

哦，死水一池！

幾匹遊鱗

嗚嗚地向我私語：

「陽春還沒有信來，

梅花還沒有開意。」

廟中的銅馬

還帶着夜來清露，

馴鴿兒聲聲叫苦。

馴鴿兒！你們也有甚麼苦楚？

口簫兒吹着，

山泉兒流着，

我在山路兒上行着，

我要登上山去。

我快登上山去！

山頂上別有一重天地！

血潮兒沸騰起來了！

山路兒登上一半了！

山路兒淋漓

粘曉了我腳上的木屐。

泥上留個脚印，

脚上印着黃泥。

腳上的黃泥！

你請還我些兒自由，

讓我登上山去！

我們雖是暫時分手，

我的形骸兒終久是歸你有。

唉，泥上的脚印！

你好像是我靈魂兒的象徵！

你自陷了泥塗，

你自會受人蹂躪。

唉，我的靈魂！

你快登上山頂！

口簫兒吹着，

山泉兒流着，

伐木的聲音丁丁着，

山上的人家早有鷄聲鳴着。

這不是個Orchestra（樂隊）麼？

司樂的人！你在那兒藏着？

啊啊！

四山都是白雲，

四面都是山嶺，

山嶺原來登不盡！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詩歌

前山脚下，有兩個人在路上行，

好像是一男一女，

好像是兄和妹。

男的背着一捆柴，

女的抱的是什麼？

男的在路旁休息着，

女的在兄旁站立着。

哦，好一幅畫不出的圖畫！

山頂兒讓我一人登着，

我又覺着淒楚，

我的安娜！我的阿和！

你們是在家中麼？

你們是在市中麼？

你們是在念我麼？

終久怕要下雨了。

我要歸去。

(三) 惡郵差

太戈爾

作品

這一首是無韻詩，載在新月集中。每句的末一字並不押韻的。詩中完全是一個孩子說的話，從他的話裏，可以看出他母親想念丈夫久別的愛思

這孩子用話去安慰母親，那知母親聽了那些話。更將愁腸寸斷呢。譯者是

劉半農。

* * * * *

你爲什麼靜悄悄的坐在那地板上，告訴我罷，好母親？

雨從窗裏打進來，打得你渾身溼了，你也不管，

你聽見那鐘，已打了四下麼？是哥哥放學回來的時候了。

究竟爲着什麼，你面貌這樣稀奇？

是今天沒有接到父親的信麼？

我看見郵差的；他背了一袋信，送給鎮上人，人人都送到。

只有父親的信；給他留去自己看了。我說那郵差，定是個惡人。

但是你不要爲了這事不快樂，好母親，

明天那邊村上，是個集市的日子。你叫阿媽去買些紙和筆。

父親寫的信，我都能寫的；你可一點錯處也找不出。

我來從A寫起，直寫到k。

但是，母親，你爲什麼笑？

你不信我能寫得和父親一樣好麼？

我能把我的紙，好好的打格子；所寫的，盡是美麗的大字母。

我寫完了，你以爲我也和父親一樣蠢，把他投在那可怕的郵差的袋裏麼？

我來自己送給你，免得等候；還指着一個個的字母，幫你讀。

我知道那郵差，不願意把真真的信送給你。

(四) 今王

柯諾普尼斯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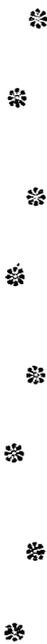
作者

柯諾普尼斯卡 (Marya Konopnička) 一八四六年生，一九二二年歿

• 是波蘭的女詩人，她的著作表示對於被壓迫者與受苦者的深刻的同情。除詩歌以外，她還著了極好的批評論文和旅行雜記。

作品

這一首是反對戰爭的詩，王上要打仗，把農夫一堆堆的弄死，自己連傷疤也沒有而回來，那就是作者非戰的着眼點。



如今王上出去到兵營裏，

軍號爲他銳聲怒吼

軍號的聲音嘹亮，

軍號的調子歡樂而得意。

但當湯未出去打仗的時候，

明澄澄的泉水嘖嘖叨叨的抱怨；

田裏的稻也喃喃的訴說，

憤怒的話言，沉痛的話言。

戰陣中鎗彈噓噓怒叱，

人像草一般的整排割倒；

王上們如果打得最凶惡不肯退讓，

農夫們一堆一堆的跌倒。

禿鷲繞旌旗而飛，

在那裏原野的慘景正在搖曳。

湯未受傷了，——留在戰場上死了，

但王上連傷疤也沒有，回來了。

當他騎馬衝進閃眩的城門，

那邊搖着金色的晨光；——

日光照着的鄉村畔，

鐘鐺的鐘聲傳布既遠而廣。

但當農夫們的大壩造成了，

略遠處荒地上的惡樹，

經過橡樹的小林纔進來，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詩歌

趕走了桔梗與睡蓮。

(五) 睡着的姊妹

赫滕斯頓

作者

赫滕斯頓 (Heldensstun) 生在一八五九年七月六日，是瑞典現代的鄉土詩人，愛國詩人。他是一個強毅的摯情的天才，從他的熱烈的情感裏流出他對於祖國的瑞典人民的愛，從他的不羈的創造力中流出他天矯自由的詩思和詩格，從他的不屈的精神中產出他的樂觀思想。他是瑞典土地和人民的喉舌啊。

作品

這一首可以說是作者愛國詩的代表，把瑞典當做一個睡眠的人。他熱望瑞典醒過來；是沈澤民譯的。讀了這詩，便可證明作者鄉土感情的濃厚和愛國思想的熱烈。

* * * * *

一派朝日的紅光從門裏透進來了，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詩歌

可是她，我們這熱愛的，

我們這終夜用笛韻和歌聲催着睡眠的，

却還沒有醒呵，莫是她死了罷？

彷彿被香的煙氣窒息住了，看哪！

她在這兒躺着，——我們因懷念舊日

而燒給她的香煙，正像圍繞一個聖墳般的騰繞着。

徒然想把遮她妹妹肢體的美麗衣裳

來裝扮她的身體呵；

冷的，他滑襖下來，這我們所給的罩衫，

而讓她這沒有生氣的遺骸依然暴露。

她是死了，噲！她的名字叫作瑞典。

這是在一間弔喪的屋子裏，我輩來拜客，
還是那喪祭中的素酒，我輩端着來吞嚥。

她聲一般地睡着，下頷擱在胸膛上。

正當她的妹妹腦威在西方，黎明起身的時光。

聽聽那起來着的她的歌聲！

她歎呼這新的日子直到使我們人人

都驚奇她那勇敢的字，從百餘的口到百餘的口，
穿過遼遠的地方，他們都迴環的盪着。

只是我輩所愛的她却冷冰冰地在這裏躺着。

我們走罷，不要浪費我們青年

在空虛的葬辭和悼歌中罷。

來，在膝蓋上折斷你們的笛。

誰有暇去奏樂給死人聽呢，到底說呵！

我們也犯不着把一個熱灼的頭

倚在被死所硬而冷却的胸脯上呵。

不，當人生的艱難時候，

我們該忘了那舊時能用有愛的心來爲她嗚咽的死者。

我們求我們的生活在生客的門外。

人們苦問：「你們的祖國在往昔會有什麼功蹟？」

是否她的聲名做着你們志向的目的，

是否她的奮爭，她的苦作，在大事中像在小事中一般？」

我只有沉默吐露我們銳刺的悔恨和歎息。

空虛的年將如何累上空虛的年，

安舒的生活將如何難得，不論在那裏我們總是飄泊，

若我們總是遠離了家庭度我們的生活！

但是用了我們的笛，我們將替她造成一個運棺架，

而舉起她，從她仰臥着的地點，

同時柔軟地低訴到她的耳朵裏面說：

世界的朦朧的曙光已經變了清明的白日。

於是我們丟開她那借來的罩衫，

無憐惜地踏滅那香氣的煙，

却把從膨脹的深灣中唱進那長風嗚拂的隘口的歌聲圍繞在她的身畔，

於是第一線的光明染絳了她的雙頰。

(六) 坑中做的工人

白魯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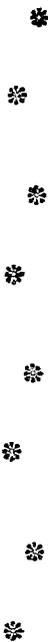
作者

白魯支(Petr Bezruč)的真名是Vladimir Vasek。生在一八六七年

，他的詩不拘聲律，以勢氣爲主。曾著西里西亞歌，很受批評家的讚揚，說是斯拉夫文學中最好的歌曲，真不愧是捷克的詩人。

作品

這首詩，描寫在坑中做工的工人，說得何等苦楚，很有些呼喊革命的
的色彩。譯者是沈雁冰。



我掘，在地下我掘；

圓石閃閃發光狀如蛇鱗，我掘；

在波蘭斯卡奧斯忒拉伐底下，我掘。

我的燈熄滅了，我的頭髮掛在我眉頭，

雜亂而且被汗污漬溼；

我的眼睛痛而且滯；

從我的爪甲下，泌出乳色的血；

在波蘭斯卡奧斯忒底下，我掘。

我的闊鎚擊在坑中；

在薩爾摩伐克我掘，

在萊支伐爾特我掘，而且在配柴伐爾特我掘。

我的妻凍而暗泣，受難於古度拉。

挨餓的小孩子在她胸前啼哭；

我掘，在地下我掘。

火星從坑中爆射出來，火星從我眼中爆射出來；

在唐市拉德我掘，在奧爾洛法我掘，

在泡萊巴我掘，而且在拉柴底下我掘。

在我頭上，馬蹄鐵的聲音得得地響，

伯爵正騎馬過這小村，伯爵夫人的纖手拍馬前進，

她那玫瑰花蕾般的臉兒正在微笑。

我掘，鶴嘴鋤砍下又掀起；

我的妻，臉無人色，正掙扎向堡邸去，

現代文學類選 現代的詩歌

她胸前的乳汁既已乾枯了，她懇求麵包去。

我們大人的心是善的，

我的堡邸是黃土的，

堡邸內正在開筵，

大門旁灣灣的臥着兩道黑溝。

爲什麼她到堡邸來懇求來乞食。

我們大人田裏的大麥是生給你掘坑人的醜婆子吃的？

在赫洛沙夫我掘，而且在密却爾奇維支我掘。

當那一天他們從坑中拖出我的屍身來，

我的兒子將奈何？

我的兒子也將去掘，掘，

在卡兒維那掘；

而我的女兒呢，——一個掘坑人的女兒值得什麼？

怎能有一天我可以把那個該死的燈擦在坑裏，

挺起我那鬆垂的頸項，

握起我的左手向前打，

而且旋風也似一翻身從地面直捲到在上的天邊，

抬起我的鎚和我的冒火星的眼，

彼方下面是上帝的日光呵！

五 現代的散文

(一) 英雄與時勢

梁啓超

作者

講起中國現代解放文體的先鋒，第一個要推本篇的作者梁啓超了。

他號叫任公，廣東新會人。生在前清同治

十二年。六歲就讀中國略史和五經，八歲

起學做文章，到九歲已能下筆千言了。他

自小便不喜歡當時的科舉八股文，和裝腔

做勢的桐城派古文。十八歲以後受了南海

康有爲的教，方知學問除訓詁詞章以外，

再有更重要經世之學。那時正值清朝政治敗壞已極，他被愛國心所激動，大

倡變法維新的學說。戊戌政變後，逃到日本，又辦新民叢報鼓吹變法。從此



他做文章力求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有時還雜入俚語，韻語，和外國語，縱筆所至，絕不檢束。效法他的人很多，隨造成一種新文體。他的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所以對於讀者另有一種魔力。現在他正老當益壯，還在努力他的學問，豫備供獻世人呢！

作品

此篇是作者壯年的文章，說明英雄與時勢的關係，文氣奔放，說理暢達，最易取法。

※ ※ ※ ※ ※ ※ ※ ※ ※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為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即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為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旁薄蘊蓄，既已持滿而將發，

於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愛於人羣之利益而濫附之耳。故使路得非生於十六世紀，而生於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即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於世；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非薄乎？

意大利當羅馬久亡；教皇猖披，奧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洱。普魯士當日耳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斯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民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爲英雄，

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雷烈風，羣鳥戢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焉。驚濤駭浪，儻魚失所錯愕，而鯨鯢御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爲起點，以造時勢爲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造因不斷，斯造果不斷。

(二) 歐洲十一國遊記序

康有爲

作者

康有爲字廣夏，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他的先代本是望族，世以理學傳家。十九歲上，始向粵中的大儒朱九江先生就學，在宋明的理學和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各方面得到許多心得。朱九江去世後，他屏居在南海的西樵山獨學四年，盡讀中國的書籍，對於史學，更多發明。出了西樵，乃游京師，道經上海，又讀了許多譯自外國的新書。後來又漫遊中原各地，考察風土人物，學識更進。一八九一年後，他在廣州，桂林等地講學。一八九八年，他上書清朝的光緒帝，倡言變法維新，幾乎被西太后殺害，不得已出亡海外。他是中國現代的先覺，又是一個學問家。可惜他事事太偏主觀，成見過深，因此四十歲以後，他的思想不能與時代俱進，主張中國當行君主立憲制；推尊孔子爲孔教教主，當定爲國教；現在看來，又似乎陳舊了。但

仔細想來，他究竟是中國思想界的導師啊！

作品

作者會環游五大洲，見多識廣。這是他所著歐洲十一國遊記的序文

將盡大地萬國之山川國土政教藝俗文物，而盡攬掬之，采別之，掇吸之，豈非凡人之所同願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國土十數，凡其政教藝俗文物之都麗都美，盡攬掬而采別掇吸之，又洵其粗惡而荐其英華焉，豈非人之尤所同願耶！然史詩之征爪哇也，誤以爲二十五萬里；元卓朮太子之入欽察也，馬行三年乃至。博望鑿空，玄奘西游，當道路未通，汽機未出之世，山海阻深，歲月澶漫，以大地之無涯而人力之短薄也。雖哥倫布，墨志領，炭頓曲之遠志毅力，而足跡所探游者，亦有限矣。然則欲攬掬也，孰從而攬之？故夫人之生也，視其遇也。芸芸衆生，閱億萬年，遇巫登種族部落交爭之世，居僻鄉窮山之地，足跡不出百數十里者，蓋皆是矣。進而生萬里文明之大國，而舟車不通，亦無由覩大九洲而游瀛海。吾華諸先哲

，蓋皆遺恨於是，則雖聰明卓絕，亦爲區域所限。英帝 印度之歲，南海 康有爲以生，在意王統一之前三年，德法戰之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時哉？汽船也，汽車也，電線也，之三者，縮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於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車成於我生之前三十年，電線成於我生之前十年；而萬物變化之祖，爲瓦特之機器，亦不過先我八十年。凡歐美之新文明具，皆發於我生百年之內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靈，竭哲化萬億之心精，奔走蒼萃，發揚蜚鳴，旁魄浩瀚，積極光晶，匯百千萬億之泉流而成江河 湖海，以注於康有爲之生也。大陳設以供養之，俾康有爲肆其雄心，縱其足跡，窮其目力，供其廣長之舌，大饕餮而吸飲焉。自四十年前，既攪掬華夏數千年前之所有；七年以來，汗漫四海，東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羅，柔佛，吉德，霹靂，吉冷，爪哇，緬甸，哲孟雄，印度，錫蘭，西自阿刺伯，埃及，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丹墨，瑞典，荷蘭，比利時，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環周而復之矣。嗟乎！康有爲雖悉博好奇，探蹟研精，而何能窮極大地之奇珍

絕勝，置之眼底足下，攬之懷抱若此哉。縮地之神具，文明之新製，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特製竭作，以效勞貢媚於我，我幸不貴不賤，無所不入，無所不睹，俾我之耳目聞見，有以遠軼乎古之聖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夫中國之圓首方足，以四萬萬計，才哲如林，而閉處內地，不能窮天地之大觀；若我之游蹤者，殆未有焉。而獨生康有爲於不先後之時，不貴不賤之地，巧縱其足跡自力心思，使循大地，豈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國之病，而思有以藥而壽之耶？其將令其攬萬國之華實，考其性質色味，別其良楛，察其宜否，製以爲方，采以爲藥，使中國服食之而不誤於醫耶？則必擇一能苦不死之神農，使之徧嘗百草，而後神方大藥可成，而沈疴乃可起耶？則是天縱之遠游者，乃天資之大任。則又既惶既恐，以憂以思，慮其弱而不勝也。雖然，天既強使之爲先覺以任斯民矣，雖不能勝，亦既二十年來晝夜負而戴之矣。萬木森森，百果具饌，左搖右攬，大嚼橫吞，其安能不別良楛，察宜否，審方製藥，以饋於我四萬萬同胞哉！方病之殷，當羣醫雜沓之時，

我國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補精益氣以延年增壽乎？吾之謂然，人其不然耶？其果然耶？吾于歐也，尚有俄羅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於美也，則中南美洲未窺；而非洲未入焉。其大島若澳洲，古巴，檀香山，小呂宋，蘇祿，文榮未過。則吾于大地之藥草，尙不盡嘗，而製方豈能謂其不謬耶？抑或惡劣之醫書，可以不讀，或不龜手之藥，可以治宗國，而猶有待於徧游耶？康有爲曰：吾猶待于後徧游以畢吾醫業，今歐洲十一國游既畢，不敢自私，先疏記其大略，以請同胞分嘗一瓣焉。吾爲廚人而同胞坐食之，吾爲畫工而同胞游覽也。其亦不棄諸？

(三) 孟孝子傳

林紆

作者

林紆號琴南，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生在前清咸豐二年，在最



林

紆

近的民國十三年死的。年七十三歲。他生平最喜歡古文，性情恨剛強，很愛他的國家，很孝他的親長；所以他的文章，多半是愛國思親的作品，真是一個情感熱烈的文學家。我們試讀他所譯不如歸的序上的「紆年已老，報國無日，故爲叫且之雞，

冀同胞驚醒，恆於小說序中，據其胸臆」幾句，便可證明他到老不衰的愛國精神了。他在中國文壇上最大的供獻是用古文筆法譯外國的小說，使國內會讀古文的人再得去讀國外的新文學，可以稱他是中外文學的津梁。總計他的

著作，散又有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等，小說有金陵秋，冤海靈光，劫外曇花，劍胆錄，京華碧血錄等，筆記有技擊餘聞，畏廬瑣記等，詩歌有閩中新樂府等，翻譯的小說更多，有巴黎茶花女遺事等一百五十餘種咧。

作品

這一篇，是他畏廬文集中敘述一個孝子的傳記，是一篇用古文筆法做的文章，篇中作者孝親之思，油然而見。

孟孝子者，不知何時人。同年吳敦溪頌昌，以事至連江，經馬潭鄉破廟中，有縣官匾旌孝子者，敘孝子事甚悉，余感其事且泣，因為錄之：孝子名起。母病肝痛，哀號之聲徹曉。人言舖人肝則愈，孝子計，不自斲，安從得肝。然肝進而疾仍弗愈，則我為徒死，亦且不孝。乃卜於父墓，用瓦盃百，空擲而臥之，盃完則吉。凡百擲皆完。孝子歸，閉戶，以刀斲脅出肝如掌，血亦弗濡，以巨鏡縫其創。熱肝而進之，母愈。於是十年，疾乃再發。孝子具盃，將復如墓。為嫂所覺，止之不可。嫂乃入面其姑曰：「姑向病，起乃割腹出肝以進。今聞號殆不堪，將復斲之矣。」

母駭且呻曰：「起所爲如此，老身乃弗一聞。然七十之年，不能以須臾之活易吾子也。」一慟而絕。嫂奔告孝子，孝子躍起，創亦遂裂以死。縣官聞其事，旌之於社

林紓曰：戕身以死，其痛止於須臾而已。若生見吾親呻痛號呼，則耳目手足，均無所置，寸心之痛，甚於自戕也。孝子之出肝，自分無所得生，必卜而後出者，亦萬一期母之愈耳！至果符所卜，喜悅之氣，充過於身，創乃弗劇。迨母病再發，孝子以亡肝之人，震於哀懼，安得不死。天下惟心乎其事者，往往出於過情。母病如何事，乃可以戕身責之耶？人惟患其無心耳！過情而出於正，吾斷不能繼之以儒之道也。者

(四)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作者

蔡元培，號子民，浙江紹興人。曾做過北京大學的校長，竭力整頓



蔡元培

大學的內容，提高大學的程度，使中國的大學能和世界文明各國的最高學府並駕齊驅。近年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北大中教授學生鼓吹的力量很大，也不可說不是他培養出來的。他認為現在社會的黑暗，是因為民衆感情生活不豐富的緣故，所以他主張非提倡美育不可；應當把美育去代宗教，挽救那民衆生活的枯燥。他因中國政局紛擾，不願和作惡的政府合作，現在已辭掉校長的職務，到國外去呼吸新空氣了。

作品

這一篇，就是蔡先生提倡美育的文章。篇中詳述文化運動沒有美育的缺點，要能注意美育，才能有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人我的界限，保持和平的心境。這種意思，可以說是作者的主張，也可以說是作者的宗教。

* * * * *

現在文化運動已經由歐美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啊，創造啊，新思潮啊，新生活啊，在各種週報日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文化不是簡單，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要透澈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與會，應利用美術、科學的教育，在中國可算有萌芽了。美術的教育，除了小學校中機械性的音樂圖畫以外，簡截可說是沒有。

不是用美術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和平的心境，單單憑那個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投入文化運動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種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責備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

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二，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慾望；到劣跡敗露了，叫反對黨把他的污點影射到神聖主義上，增了發展的阻力。三，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到他的極端的主義；經了幾次挫折，就覺得沒有希望，發生厭世觀，甚且自殺。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麼？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麼？

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專門練習的，既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工藝學校，優伶學校等；大學校又設有文學，美學，美術史，樂理等講座與研究所。普及社會的，有公開的美術館或博物院，中間陳列品或由私人捐贈，或用公款購置，都是非常珍貴的。有臨時的展覽會。有音樂會。有國立或公立的劇院，或演歌舞劇，或演科白劇，都是由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編製的。演劇的人多是受過專門教育，有理想，有責任心的。市中大道，不但分行植樹，並且間以花畦，逐次移植應時的花。幾條大道的交叉點，必設廣場，有大樹，有噴

泉，有花壇，有雕刻品。小的市鎮，總有一個公園。大都會的公園不止一處，又保存自然的林木，加以點綴，作爲最自由的公園。一切公私的建築，陳列器具，書肆與畫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廣告，都是從美術家的意匠構成，所以不論那一種人，都時時刻刻有接觸美術的機會。我國現在除文學界稍微有點新機外，別的還有什麼？書畫是我們的國粹，都是模仿古人的。古人的書畫是有錢的收藏了，作爲奢侈品，不是給人人共見的。建築，雕刻沒有人研究。在羈雜的劇院中，演那簡單的音樂，卑鄙的戲曲。在市街上散步，止見飛揚塵土，橫衝直撞的車馬，商鋪門上貼着無聊的春聯，地攤上出售那惡俗的花紙。在這種環境中討生活，如何能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呢？所以我很望致力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美育！

(五) 上下古今談序

吳敬恆

作者



吳敬恆

本篇的作者吳敬恆是江蘇無錫人，號叫稚暉。他是一個熱心的社會運動者。所做的文章，常喜引用街談巷語，談諧百出，使人生趣。他對於社會中的偽君子，往往老實不客氣的揭破他們的假面具，因此見了他望而却走的人很多。他很重實踐，崇尚科學，不喜歡空談玄理，和印度太戈爾的主張不同的。早年曾著小說上下古今談，用淺顯的文筆，演述科學的知識，可以說他是中國科學小說的鼻祖。近年曾任上海國語師範學校校長，講授他研究獨到的音韻之學。他又是一個國民黨的老黨員，此時正在為本黨服務

哩。

作品

這一篇就是科學小說上下古今談的序文。主要的意思是指示時人，心中不可常有「從古所有」和「向來如此」的觀念。有了這種觀念，便只知保守，不能進取。真是警醒頭腦陳腐的中國人的藥石箴言。

※

※

※

※

※

※

※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卽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古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否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

其實大字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爲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

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

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願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惶咨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強者馮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

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倘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即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既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

裏相左祖者，其蔽即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爲「從古所有」而已。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即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交替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即吾人噓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即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

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即以爲後編。

(六)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

作者

章炳麟又名絳，號枚叔，又號太炎。浙江餘杭人。他是清末太師俞曲園的弟子，師承俞氏的考據學和文字學，著有章氏叢書。早年投身政治運動，鼓吹革命，不遺餘力。袁世凱想做皇帝時，曾把他幽禁監視過幾月，但他仍不稍屈。現在的國民黨中，要推他是老前輩哩。

作品

這一篇就是他被袁世凱監視時寄給他夫人的家書。

※ ※ ※ ※ ※ ※ ※ ※

湯夫人左右：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憔悴，知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月，隱憂少寐，飲食爨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餽養，今遂不名一錢；延至六月，則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求家中寄資。蓋如勞瘁之人，不可飲以人參上藥，使纏綿患苦，不速脫離也。嗚呼！夫復何言。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觀

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為之。日本衣皆有圓規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更患難，常藏之篋笥以爲紀念。吾雖隕斃，魂魄當在斯衣也。亡後，尚有書籍遺稿，留在京師。君幸能北來一撫，庶不至與雲烟俱散。自度平生，志願未遂。唯薄宦兩年，未嘗妄取非分，猶可無疚神明耳。先公及太夫人墓，在錢塘留下村九條沙，自更患難，東竄峒夷，違家墓者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杭三次，皆以塵事迫促，又未及躬自展省。遠離塋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及時爲營佛事，以抒永懷，今遂不得果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絕意攷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家本寡資，諗君孤苦，能勤修自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毅臣先生之遺教也。長老如湯蟄仙先生，至戚如龔未生，皆宜引

以自輔。此二君者，死生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

• 炳麟白 •

(七) 新生活

胡適

作品

這一篇說明什麼叫做新生活，我們讀了藉此可以知道怎樣去做人的方法。篇中的大意是：人生在世，當處處要問一個爲什麼；否則便是糊塗生活，沒有意思的生活。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又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得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干」；一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得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

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四兩「白干」；「喝得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麼？」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得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到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懊悔得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爲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麼？」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能說得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意思的生

活·

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爲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是胡混，只有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事回答得一個「爲什麼。」

我爲什麼要幹這個？爲什麼要幹那個？能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不這樣做，就是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爲什麼：——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

爲什麼大嫂子臉上搽了那麼多的脂粉？爲什麼出棺材要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娶媳婦也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爸媽？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會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八) 訪日本新村記

周作人

作者

把外國小說譯成中文，大家知道有一個林琴南，本篇的作者周作人，却也不可不稱他是繼起的一個。並且他的結果，或者比林氏還要偉大。林氏不懂原文，譯時很吃虧。他却很有眼光，所譯的都是有名作家的名著。他在日本留學時，即抱有翻譯文學的宏願。一九〇九年二月，他所譯的第一冊域外小說集出版，因為未合當時人文學的口味，可憐只銷去了二十一本。自從新文化運動以後，民衆的眼光漸漸轉變，這銷去二十一本的小說集，竟得到好運，重新風行一時；而這位譯者，也有很多人知道了。現在他更向翻譯方面努力，新近，他譯的現代世界小說集，和現代日本小說集又出版了。

作品

新村是根據了俄國託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而產生的。在村中的人都自耕自食，恰和中國孟子上所載許行並耕的學說相似。組織這新村的是日本

的文人武者小路實篤等人，地點在日本日向。這一篇是作者去拜訪時的記載。全篇很長，本文是中間最精采的一段，讀了可知那世外桃源的樂趣。

※ ※ ※ ※ ※ ※ ※ ※ ※ ※

……當日他們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隨同前往。種過小麥的地已經種下許多甘薯，未種的還有三分之一。各人脫去外衣，單留襯衫及短褲布襪，各自開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喫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拏了一籃甘薯苗走來，叫我幫着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握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賸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羅丹岩邊洗了手臉，坐在石上，看Bobi（所畜的猛犬。）鑽下水去揀起石子來。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着一條白線，後來到高城時，又在山中拾得一顆層疊花紋的。現在都藏在我的提包

裏，記念這次日內的快遊。

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喫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半日纔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極大的喜悅。還有一種理想，平時多被人笑爲夢想，不能實現；就經驗上說，却並非「不可能」，這就是人類同胞的思想。我們平常專講自利，又抱着謬見，以爲非損人不能利己，遇見別人，——別姓別縣別省的人都是如此，別國的人更無論了，——若不是心中圖謀如何損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損。所以彼此都「劍拔弩張」，互相疾視。倘能明白人類共同存在的道理，獨樂與孤立是人間最大的不幸，以同類的互助，與異類爭存，纔是正當的辦法。並耕合作，苦樂相共，無論那一處的人，卽此便是鄰人，便是兄弟。武者先生曾說：「無論何處，國家與國家縱使交情不好，人與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們當爲「人」的緣故，互相扶助而作事。」這話甚爲有理，並非不可能的空想。我在村中，雖

然已沒有「敵國，貴邦」的應酬，但終被當作客人，加以優待，這也就是歧視。若到田間工作，便覺如在故鄉園中掘地種花，他們也想我為村中一個工人，更無區別。這種渾融的感情，要非實驗不能知道；雖然還沒有達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這經驗，略得證明這理想的可能與實現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極大喜悅與光榮了。

兵乙 敢是你想在這裏發見些事麼？你想偵探麼？

女尼海 （搖頭否認，誠實坦白而且虔敬。）

兵乙 （拉住了伊的臂膊，折着肩膀了。）你說的是真情麼？

女尼海 （以鎮靜，虔敬，感動的目光向他看。）

兵乙 （乾笑着放了手。）

兵甲 她看來像一個活的瑪東娜（圖即聖母。）……幾乎要叫你相信這是從石像上

走下來的聖母……哈，哈，……

女尼海 （搖頭。）不是，我不過是個尼姑……聖母的女僕。

兵乙 （對兵甲說。）鬼捉了你。你差不多嚇我一跳，你蠢驢！

女尼海 但這是聖母的意旨，我應該留在這裏。

兵乙 如果竟不是別人的意思，「那就算是聖母的意旨罷。」算了，不用再說那些

廢話了。像你這樣美貌的姑娘總不應該落後的。我們是餓兵。不論見了什麼東西